

# 浪花

23

1967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 浪花

第廿三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目 錄

天天向上.....	小冰	(封面)
答讀者.....	編輯部	(1)
一年來的馬華文壇.....	璞玉	(2-4)
文藝上兩條路線的斗爭問題.....	編輯部	(5)
還鄉.....	朝暉	(6)
估「新詩月報」.....	金不換	(7)
歡迎你呀，朋友！.....	江松	(8)
「提防惡狗」.....	王武	(8)
新仇舊恨.....	華鋒	(9-10)
老鷹，狐狸，一樣貨色.....	硬弓	(10)
談黃蜂的「寓言集」.....	范揚	(11-12)
校奸.....	方虹	(12)
我當過跟車工人.....	曼丹英	(13-14)
破私立公.....	大公	(14)
馬華文學起源二談.....	石田	(15-16)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九).....	橡夫	(17-18)
膠園吼聲.....	毛孩	(19)
一個女膠工的日記(下).....	夢影	(20-22)
那日子到來的時候.....	李想	(23)
水滴戰歌.....	勁草	(23)
讀者來信.....		(24)

承印：吉隆坡堅申印務公司  
出版：吉隆坡浪花發行社  
編輯：吉隆坡浪花發行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umpur.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我們在本刊革新號的「讀者、作者、編者」一欄里會寫道：「要把浪花」搞好，除了編者的主觀努力外，還需要讀者，作者合心合力的支持，我們希望作者源源賜稿，這樣「浪花」才能推出好的作品；對於讀者，我們則希望他們多多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同時，在第十六期內，「我們重申，我們非常歡迎批評，」「對於來自群眾的批評，我們是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法來處理之……」

革新之後，編輯部果然繼續收到許多來自祖國各地的讀者和文友們的熱情洋溢的信件，間中不少對我們革新的目標和朝向的道路表示熱烈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們的工作幹勁加添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也有許多讀者，在讀完本刊之後，把他們的觀感，意見和批評寄給了我們，開拓了我們的眼界。

我們在經過考慮和整理之後，決定由第十九期起，發表具有代表性的讀者意見，讓全體讀者們了解本刊存在的問題，缺點和不足的地方，和讀者們對本刊的期望，希望通過這樣來共同搞好「浪花」，使文真正成為讀者們自己的刊物，於是我們增闢「讀者來信」這一欄來容納讀者們的信件，並在第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一期和半期中一共刊出了四次。

夢宛，飛沙石，夢影等讀者建議本刊增加版位，容納更多的作品。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相信也會在得許多讀者們的歡迎。

「浪花」靠的是自力更生，所能利用的財物力性為有限，在目前慘淡經營的時刻，它還沒有足夠的發展能力，所以我們只能維持目前每期二十四版，儘量使它不會脫期，在以後，當我們有發展的能力時，我們將會考慮增加四版至八版。

讀者「昔加末一群學生」，飛沙石，清桂等則建議我們增設一個類如「學習欄」的專欄發表一些水平不高的習作，讓「學生們學習寫他們要說的話」。我們也了解，通過這樣的方法，可以鼓勵許多學習寫作的青少年加緊鍛煉，充實我們的文藝隊伍，增加生力軍。

以目前「浪花」的情況來說，版位不增，又得維持一定的水平，特別是目前，「浪花」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碩果僅存的鉛印刊物，在「兩軍餘一卒」的孤軍獨戰的時刻，我們只好選刊具有一定水平，政治傾向正確，藝術水平較高的文章，對於一些水平不高的習作，我們很遺憾的惟有割愛。當然，在以後我們有能力增加版位時，我們將優先考慮設立類的「習作園地」的專欄。我們認為，發表文章並非是鍛煉寫作能力的唯一途徑，因此我們希望有志寫作的讀者們下定決心學習正確哲學，思想方法，文藝理論，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要學好寫作是不成問題的。

署名「一群工友」的讀者們，要求我們「多登一些符合廣大群眾要求的反映我們人民反帝反殖、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及我國人民生活情況的散文，什文，特別重要的是小說，小說是最受歡迎的。」

讀者丁丹則指出，「浪花」（不止「浪花」）還沒有發表過內容反映「星」「馬」政治上分家後的人民生活，以及人民的真正願望；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西亞作品，我以為這是文藝工作者在此時此地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群工友」們和丁丹的意見正好說明目前我們的文藝落後於當前的政治鬥爭情況，和這之間的嚴重的脫節情形。

正如本刊編輯部在二週年紀念特刊（第二十期）上發表的檢討文章「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鬥爭問題」中所指出的，「馬華文藝作品（包括「浪花」的）只有少數散文和詩歌反映部份政治鬥爭情況」，我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主觀努力的不夠。」

我們特別着重重覆這一點，目的在於希望全體服齊於現實主義的馬華文藝工作者重視這個問題，突破種種人為的客觀困難，以政治掛文藝之師，把我國人民的火熱鬥爭集中地，及時地反映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中來，使文藝發揮它的作用，使它很好地成為整個鬥爭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

讀者丁丹和夢影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丁丹指出，「浪花」沒有木刻，漫畫之題的繪畫，他接着要求藝術工作者拿起工具來。

這不單是讀者丁丹的要求，同時也是廣大讀者們的要求，我們希望我國的進步藝術工作者把這項要求當作一個號召，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政治為藝術之歸，創作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來。

讀者「石敢當」給編輯部來信，認為「成立一個文藝愛好者協會之類的組織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我們認為，目前成立類似「文藝愛好者協會」之類的文學組織的條件尚未成熟，不過，我們希望全體進步的文藝尖兵，學密地團結在「浪花」這個現實主義文藝堡壘的旗幟下，共同為壯大「浪花」，發展「浪花」而努力，正如讀者陳捷來信中所說的一樣：「浪花」不僅揮槍殺敵並成為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團結的紅旗。那麼我們堅信，只要我們加緊團結，步伐一致，全力發展我方的有生力量，大長自己陣營的威風，大滅敵人的志氣，組織一定形式的文學組織，來協同鬥爭的步伐的日子是一定會到來的。

我們希望各地文友們，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們，行動起來，加強主觀的努力，突破客觀條件的限制，突破一點，來帶動全面，積極地，有步驟地搞文化出版工作，把目前「浪花」的「兩軍餘一卒」的孤軍獨戰的局面打開，為取得馬華文藝的大豐收而共同努力。

最後，我們謹向熱情給我們來信的讀者們致謝，並希望本着熱愛本刊的立場，繼續不斷給予批評。

# 一年來的馬華文壇

· 璞 玉 ·

## 前 言

「春雷戰鼓動地來，文藝紅花遍地開」，一九六七年的馬華文壇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一年。

一路來，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現實主義文藝受到大掃蕩，大圍剿，甚至想趕盡殺絕，在這當兒，一切旁門左道的文藝（包括現代主義，自然主義和偽現實主義的文藝，統稱為資產主義文藝）就乘虛而入，在「狗仗人勢」的情況下大行其道，牛鬼蛇神不但大拋毒草，荼毒群眾，而且還大放厥詞，混淆視聽，他們厚顏無恥的說什麼「現代主義的旗幟已高昇，行將代替接近滅亡的現實主義」；又痴心妄想的高喊什麼「掀起馬華現代詩的狂飆」，蚍蜉竟想撼大樹，真不自量力！

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今年，隨着「揭竿而起」的大好形勢的開展，現實主義文藝已在重重包圍中衝殺出來，並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把牛鬼蛇神衝擊得潰不成軍。

一年來，現實主義文藝在馬華文藝的死海上大事興風逐浪，興現實主義之風，逐現實主義之浪，波瀾壯闊，氣象萬千。這些全部體現在「浪花」、「新青年」和「文風」等現實主義文藝刊物及其一切「同路人」內。

在上述現實主義文藝刊物的「破舊立新」之下，現實主義文藝已開始推陳出新，走上亮堂堂的新方向。這是從來未曾有過的好現象。

這種好現象的重要象徵是文藝與政治鬥爭的相輔相成，「抓文藝，助鬥爭」的口號已响彻整個文壇。無疑的，這開創了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新紀元。

一九六七年的馬華文藝活動給馬華文藝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 劃 清 界 線

在這一年內，馬華文壇已一清二楚的劃清了界線，正派是日益壯大的現實主義文藝陣營，反派是每況愈下的修正主義文藝黑幫。

今年，現實主義文藝之志氣大長，修正主義文藝之威風大減，這是一年來「高舉現實主義大旗，搞掉修正主義黑線」之鬥爭的勝利收穫。邪不敵正，一切反動文藝是可以蓋棺論定的了。

一年來，在「浪花」的發號下，全體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已義不容辭的團結起來，一齊為批倒反動文藝而努力，對反動文藝進行無情的口誅筆伐，唐菁的論「現代派」的使命首先開炮，暴露「現代派」笑裡藏刀的醜惡面目及其所賦的害群使命，接

着，奇思的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對於現代派黑幫發表的荒謬絕倫的黑論予以有力的反擊，直到渾金「高舉現實主義大旗，搞掉現代主義黑線」一文的推波助瀾，匯成反現代主義文藝鬥爭的大洪流，浩浩蕩蕩，氣勢洶洶，直沖現代主義的閻王殿，其他如魯素的「現代人」，儒子牛的「目的與示威」（「讀迎馬華現代文藝」有感）和彭英的「從「臃腫」和「癡肥」談起」等文章，都對現代主義冷嘲熱諷。總之，「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害人的東西，大家一致痛恨，對於反動的現代主義，全體現實主義工作者已鳴鼓而攻之。

經過了這場分清敵我的批判鬥爭，文藝工作者對反動文藝的醜惡面目已更加一目了然，對它殺人不見血的危害性更加恨之入骨，而堅決同它割席，如慧荻的勇敢站起來，與「新詩月報」劃清界線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慧荻自白道：「由于「新詩月報」和「新生代」從一開始就打着現實主義的旗幟，因此，當它們出版後不久，我便對它們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並且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從而投稿給它們。後來，這些刊物和副刊在廣大堅持真正現實主義創作路線的文藝工作者的批判和暴露下現出了原形，使我看清了它們的反現實主義的真面目，並且進一步同它們劃清了界線。」

慧荻希望「所有一時被現象迷惑而受到諸如「新詩月報」這類反現實主義文藝刊物誤導的作者們，能看清事實，勇敢的站起來，承認自己的錯誤，堅決的和它們劃清界線，並且繼續努力為馬華現實主義文藝作出更大的貢獻！」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我們也希望，那些一時糊塗而迷失的作者，學習慧荻的榜樣，及時覺醒起來，棄暗投明，擺脫反動文藝的迷魂陣，加入現實主義文藝的「藝術大軍」，在馬華文壇上作鏗而不舍的藝術長征。

## 文 藝 大 批 判

一年來，出現在報章上的文藝批評多是「自吹自擂」式的文藝批評。在這些文藝批評中，混淆黑白，涇渭不分，一味曲意逢迎，好不肉麻。如陳開的「我讀「牧歌」（四月九日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疑冰的「讀「歸燕集」（三月卅一日青園），符氣南的「評夢虹的「歸燕集」（七月廿一日青園），巫漢明的「「教學雜誌」讀後」（九月六日青園），傑倫的「讀泡蒂的「第三個希望」（九月八日青園）等文章就是此類文評中的「大言不慚」者。

但是，一切堅持現實主義文藝路線的刊物卻不落窠臼，而大力提倡和促進健康的文藝批評。對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給予熱情的支持，善意的指出它的缺點；對壞的作品進行無情的批判。在這方面，「浪花」已有突出的表現，如惜樓的『批判李蒼的「歸」』，馬文工的「一棵毒草——「永遠的期待」，簡金的『孟沙唱的「青春黑歌」』，鉄匠的『「園邊集」——偽現實主義的迷魂曲』，范揚的『談黃蜂的「寓言集」』以及重遠、史海、百代、單廷灼、馬虻、洛方的評「爸爸爲什麼不回來」等文評，彰善闡惡，褒好貶壞，言必有中。

大體上，上述文藝批評，短小精悍的一針見血，長篇大論的理直氣壯，給健康的文藝批評作出了好樣板。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已從大批判中學會了批判，把批判這一武器變成了刺刀和手榴彈，具備了摧枯拉朽的戰鬥力，凡是害群之馬，都格殺不赦，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直至將之掃殺清光，一個也不讓溜走。

沒有正確的文藝評論；就不能堅持正確的文藝方向，就不可能繁榮創作，因之，正確的文藝評論應成爲經常的工作。我們希望，「浪花」在這方面能貫徹始終，再接再厲，使正確的文藝批評蔚爲大觀。

（附記：刊登在「晨鐘」副刊的幾篇書評，諸如評孟沙的「青春獻歌」和評端木虹的「重亮的燭火」等，還算言之有物，但只是「點到爲止」，缺少「一棍子打死」的功夫。此外，黑幫圈內也掀起幾場「狗咬狗骨」的論戰，油腔滑調，醜惡百出，煞是可笑。）

### 香花與毒草

真理越辯越明，經過辨清大非大是之後，眞僞大白，馬華藝苑內的香花和毒草也就昭然若揭了。

作爲現實主義文藝堡壘的「浪花」已大步踏入第三個年頭，它在今年變成再生鳳凰後，一不做，二不休，奮不顧身的放手大幹，令人側目。所以，一年來，「浪花」在馬華文壇上一馬當先，筆掃千軍，威風凜凜。

今天的「浪花」可以說是全體現實主義文藝英雄用武之地，是讀者心愛的讀物和親密的戰友。我們深信，「浪花」在讀者、作者和編者的千錘百鍊下，總有一天會把鐵鍊成鋼，在馬華文壇上大閃金光！（有關「浪花」二年來的得失，該刊編輯部已爲文檢討，無庸贅述。）

「浪花」目前在馬華現實主義文壇上可謂是巋然獨存了！

本來嗎，在三月間，一枝獨秀的「浪花」有了一個「同路人」，那是「文風」月刊的異軍突起。我們滿以爲，從此「浪花」可與「文風」心心相印

，携手前進。距料，樹大招風，「文風」才呱呱墜地不久就被豺狼吃掉。心懷叵測的豺狼又一次不打自招了。

在「浪花」長篇連載的史雷著的「火的道路」，今年由浪花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反應差強人意。

「火的道路」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本小說，從小說裡頭，我們看到知識份子參加群眾鬥爭的一面，經得住考驗的，經過了火煉，成爲再生鳳凰，經不起熬煉的就成了廢物渣滓。這是知識份子所面對的兩條必然路向。

小說所接觸到的群眾鬥爭，諸如村民反迫遷，鄉會工作，文學活動和政治鬥爭等都僅限于輕描淡寫，描寫竟不夠深入，也不夠廣，作者對鬥爭大題小作，而對愛情卻小題大作，過份突出愛情，將愛情故事當作小說主體，把本末倒置了。這是該書作者的大錯特錯。

下來，讓我們看看毒草與黑貨。在刊物方面，黑到發紫的是吉隆坡的「蕉風」和星島的「新詩月報」，與其全流合污的有「教與學月刊」，「新潮」，「文新」，「新社文藝」，「新野」等。毒草叢生，毒氣瀰漫，把馬華文壇搞得烏烟瘴氣。

「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它自由泛濫。」上述刊物被批判而原形畢露後，已臭名昭著，人們「敬鬼神而遠之」，在無人問津下，它們多已在苟延殘喘，日子已越來越不好過，不管它們如何垂死掙扎，終會被消滅。

在上述刊物中，「新詩月報」已成爲衆矢之的，它已給打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新詩月報」是麼什貨色呢？洛方告訴我們說：「新詩月報」是爲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反動勢力服務，宣揚階級調和，粉飾昇平，散播黃色思想，吟風弄月，麻痺青年讀者的斗志，就是它的「神聖」任務。」（見「浪花」第廿期）。

打毒蛇要打蛇頭，身爲「新詩月報」開山祖師之一的鍾祺已被罵得狗血噴頭。奇思指鍾祺「打着現實主義的旗幟來歪曲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從而達到反對現實主義的可恥目的。」（見「浪花」第十七期）清風責：「有名的「反現代詩」的現代派詩人鍾祺，曾「寫」不少批判現代詩的文章，高喊捍衛現實主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在低吟糜糜之音，替鬼神歌功頌德，惡毒攻擊人民文學作家。」（見「浪花」第廿一期）。

同鍾祺臭氣相投的是周榮，苗芒和杜紅等人，「這一批反動文人已經自覺的爲反動勢力效犬馬之勞，充當傳聲筒，他們誣指左派文藝工作者是「流氓」，對資產階級政權歌功頌德，塗脂抹粉」（洛方語）。

鑽偽現實主義牛角尖的青春出版社今年也拋出三本俗不可耐的書，即夢虹的「歸燕集」，孟沙的「青春獻歌」和端木虹的「重亮的燭火」，以表示自己還一息尚存。其實，恰恰相反，該社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作法，無異自掘墳墓，加速自己的滅亡。

毒草「永遠的期待」的作者郭四海，執迷不悟，除了繼續在報刊播毒外，又再拋出一棵毒草「青春的脚步」，他的一意孤行，終會途窮末路。

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好多不三不四的毒草到處泛濫，諸如采人的「青春的蹣跚」，慧適的「幸福門外」，泡蒂的「第三個希望」，李旺開的「情感的劊子手」，沙白李的「航海者」以及柳北岸的「旅心」和「夢土」等。它們之被貶入十八層地獄，只是遲早問題，劫運難逃。

報章的文藝副刊雖多，但卻不中看，如「青年園地」和「星期小說」（星洲日報），「文藝」和「青年園地」（南洋商報），「文戈」和「展望」（中國報），「星藝」（星檳日報）「青年文藝」（光華日報）「新生代」（民報）以及「青園」（新明日報）等，都成為報紙的附贅懸疣（病字旁），而且更可怕的是，這些掛着的尤（病字旁）子都流溢着黃灰色的毒素，毒種流傳，貽害無窮。如果它們還是諱疾忌醫的話，病入膏肓是可以斷定的了。以前在馬華文運上會健壯一時的報章文藝副刊，今日竟如此百孔千瘡，這是否意味着報章文藝副刊的大勢已去了呢？！

（附記：筆者截稿時，看到觀止的「文藝雜論二集」，「集論」內容分上下兩輯，上輯有由一九六四至六六年每年的馬華文藝界活動概述，其內容每年老是千篇一律，一半是好壞不分的有書必錄，一半是借題發揮，用以誅鋤異己，這種把自己與異己的筆墨官司插入一年一度的馬華文藝大事內的假公濟私行為，未免貽笑大方。下輯的八則「漫步篇」，多是對一些文藝現象予以鍼砭，但是隔靴搔癢，搔不着癢處，所以，難怪有人說「雜論」不過爾爾罷了！）

### 現實主義大貢獻

今年馬華文壇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是星社陣中央宣教委員會主催題為「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文藝的任務問題」的文藝座談會，該「文談會」受到全體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的熱烈喝采和歡呼。

「文談會」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確定了文藝在我國民族民主運動階段的任務，即：

（一）反對美帝蘇修及其一切走狗。

（二）宣揚正確的思想 and 鬥爭路線。



（三）批判右傾路線，暴露黑幫及一切牛鬼蛇神。

（四）反映人民鬥爭生活，推動鬥爭的蓬勃發展。

（五）歌頌人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形象，鼓舞人民鬥爭。

（六）批判文藝上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樹立無產階級文藝路線。

「文談會」認為要完成這些任務，必須首先要求文藝工作者把立足腳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抓緊政治思想工作，改造世界觀，做好破個立集，同時，敢闖敢創，善於創作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來。

「文談會」呼喚文藝工作者把文藝工作看成是革命的工作，當成是自己的政治任務，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創作的態度是嚴肅的，方向是明確的，緊緊抓住無產階級革命政治，向前邁進。

誠然，擺在我國文藝工作者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他們任重道遠，必須奮發興起，不屈不撓，身體力行，才能以竟全功。

另一方面，「浪花」編輯部也在該刊二週年時發表一系列的檢討文章，對當前文藝戰綫上存在的問題，諸如文藝服務於政治鬥爭問題，文藝為工農服務問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和文藝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予以深透的研討，並對其在實踐中所發生的偏差，提出因時制宜的矯正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浪花」檢討文章可資為文藝工作上的借鏡。

總而言之，社陣文藝座談會的總結報告和「浪花」編輯部檢討文章，在馬華文運中是划時代的，含有很深刻的歷史意義，是馬華文藝理論的大貢獻，大收穫。

我們希望，全體文藝工作者應好好學習上述兩份文件，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做到青出于藍而勝於藍，高度發揮文藝成為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一工具的效能，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 結語

烏鴉的翅膀再黑，遮不住金色的太陽，今天，現實主義已是馬華文運之大勢所趨，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得住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馬華文壇上現實主義文藝書刊的螢火之光，今後勢必延燒起來，給整個馬華文壇升起熊熊火焰。這是可以期待的。

願來年的馬華文藝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爭取更大的成績。

讓我們為「文藝紅花遍地開」的大好時代的到來而努力！而歡呼！

現實主義萬歲，萬萬歲！

## 文藝

## 上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是這兩個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

這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歸根到底，是爭奪文藝領導權的鬥爭。這個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長期以來，趁着在政治上的惡勢，資產階級文藝在馬華文壇上橫行霸道，不可一世，但是，近兩年來，隨着興無滅資政治鬥爭的大張旗鼓，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藝已脫穎而出，開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路線的鬥爭，口誅筆伐，橫掃盤踞文藝陣地上的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所謂資產階級的「作家」、「學者」、「權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我們為什麼要進行這一切的批判呢？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我們要建設無產階級新文藝，就必須破壞資產階級舊文藝。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裡講的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再者，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全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

所以，經過了大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惡劣影響已受重大破壞，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藝路線已更廣泛的深入人心，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鬥爭方向更加明確，斗志更加昂揚，文藝鬥爭出現了更深入，更廣濶，更健康的向前發展的大好形勢。

但是，批判了少數資產階級「作家」，把他們拉下了馬，繳掉他們的械，並不意味着文藝奪權鬥爭的結束，而是開始。顯然在全文藝作者群中他們只佔少數，但他們有相當的政治潛力，而他們的反動力也比其人數比率大得多，拉他們下馬並不意味已完全把權力奪過來，因此，我們必須再接再厲，繼續對資產階級進行斗批改，即鬥爭文藝陣地內的資產主義份子，剷除文藝上的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及其一切，改革文學藝術，一切腐朽的上層結構。

必須指出，斗批改的尖銳矛頭乃直指一切惡貫滿盈的黑幫作家及其頑固的一伙，要把他們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對於那些受文藝黑線蒙蔽或犯有重大錯誤的文藝工作者，我們應該從速將其救出

，使其自己認錯改正，重新做人。我們應該鼓勵他們：（一）投身與群眾接近，接受群眾的批判，從事自我批評，自己撲滅燒在自己身上的火；和（二）挺身向群眾認錯改正，既使頭上被戴上高帽子，臉上被塗黑，也需把它洗掉。

全時，我們應該說服他們，使他們知道要避免群眾的批判，必須認真自我檢討，投身于群眾之中，不得逛輕驕霸，不要害怕。這樣，任何困難的問題，都容易解決，越是害怕，那麼所要的代價就越大。而那些改過自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全其他進步文藝工作者一起參與文藝鬥爭，在鬥爭中教育自己，鍛鍊自己。

「打擊敵人的全時，要曾加自己的力量，打擊敵人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消滅敵人，而且要使人民群眾在鬥爭中受到鍛鍊，受到考驗。」因此，從今起，我們應更高的舉起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藝大旗，勇敢的動員一切握筆桿的群眾，進一步擴大我們的文藝鬥爭行列，不屈不撓的進行鬥爭，直到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被澈底粉碎為止。

有鑒于此，文藝陣地上一切進步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工農文藝工作者應是這股力量的核心，他們在主要的文藝戰場上對資產階級作戰，學生和知識份子等應採取各種手段參加協助這場文藝鬥爭，而學生尤其應與工農文藝工作者站在一起，在戰鬥中鍛鍊成長。如此，我們始能包圍資產階級，並予以迎頭痛擊。

航船靠舵手，舵手靠指南針，由於文藝從屬於政治，故文藝鬥爭的指南針應是政治鬥爭，換句話說，文藝鬥爭戰綫上的發展乃以政治鬥爭的為依據。明乎此，我們進行的文藝鬥爭必須突出政治，以政治掛文藝鬥爭的帥，把進步的政治觀點貫注于文藝鬥爭之中；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這就是文藝鬥爭所必須掌握的出發點，沒有這樣一個出發點，文藝鬥爭就不能勝利。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資產階級及其一切的垂死掙扎和歸宿。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及其一切的戰鬥的發展和前途。



(一)

帶着思念，懷着希望，我回到闊別了八年的故鄉。

八年的歲月，幾千個苦難的日子過去了，如今我又奔走在這久違的小徑上。兩邊的膠樹筆直地挺立着，草兒露水洗去我的撲撲風塵。我奔向路的盡頭，那兒已現出微笑的朝陽，那兒有我可愛的家！

八年我跑遍細蹊大道，跨越沼澤山巔；我讚頌祖國壯麗的河山，更敬仰英雄的人民。可是這兒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我却感到了無比的親切，嗅着了土地的芬芳。

那是一個多難的年頭，一個禽獸妄作非為的時代。

就在「莫須有」的大掃蕩中，多少堅貞兒女，多少精誠伙伴，被束縛了自由，被掠奪了權利。只有我們幾個，被迫離鄉背井，暫時迴避那股吃人的淫威。

從此，我背起了行囊，奔波在生活的征途上。

沒有眼淚，沒有悲傷，雖然我不能與親人，朋友，在夕陽的芭蕉地上促膝談心。可也沒有懊悔，沒有灰心，雖然慈母與我隔着幾道山水。我只有仇恨，只有更堅定的壯志。爲了自由，漫長的征途你就擺在前面吧；爲了崇高的理想，荆棘與苦痛又算得了什麼呢？

打從懂事的年代起，我便熱愛着祖國的山河；從小就熟悉了膠林和椰園，也穿梭地青紅互襯的咖啡園里。然而從來沒有今天如此懇切的渴望，盼望着重投故鄉的懷抱；也從來沒有今天的爽朗興奮，因爲我是打從祖國遙遠的邊疆來，因爲在以往八年的流浪中，在以往八年的奔涉熬鍊下，我的足跡已烙印在祖國每一寸的土地上。

就在那遊子的生涯，漫長的時辰里，我曾在馬六甲海峽的波浪上高歌；在雪蘭莪的膠山上翻山越嶺；在笨珍的黃梨園里揮刀切割；且在近打河畔閃爍的錫沙上送走晚霞；又在金馬崙的菜園里迎接方昇的朝陽；更在稻浪起伏的農村親吻土地的馨香，而在工廠斗争的行列里，感觸到了祖國的脉搏……。

因而，我從未有過今日的明確的信念，從那風雨的磨鍊中，在那血汗的印証下。我得祝願祖國邊疆的鞏固，讚頌河山的壯麗巍峨，譜寫勞動人民創造社會的偉大，智慧和勇敢，更將高歌英雄戰士的無畏與豪情！

八年的衝撞，我知道了不是死水瀾頭隨波逐流，就是在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

(二)

我回到了故鄉。

我踩遍了每一根草兒，踏碎了每一塊石頭，却看不到那冒着炊烟的熟悉的屋子，和那塊芭蕉地。只有那棵古樹，孤零零地被遺棄在那兒，它更加地蒼老枯黃了。

冷風被我的熱汗趕走，霧氣更加地茫然了。我只想到天空哭喪着臉，烏雲壟集，遮蓋了

八年的風雨，叫我打從滄海中回來。然而八年的故鄉，八年的祖國呀，你改變了什麼？你增加了什麼？

孩提時，鄉人們被趕進籬芭的「新村」里，如今，鄉人們却被趕進飢寒貧困的胡同里。

在此顛巍巍的土丘上，對着那老邁的古樹，我爲辛勤終生，而在淒涼中死去的雙親，決了淚堤。

溪水黯然嗚咽地流過，彷彿傾訴出無限的憂傷，也都流在我的心上。我又記起了李叔的話，那是憤怒的控訴，是殷切的期望。

是的，我知道了，故鄉在向年青人攤開雙手，我應該投入這仁慈的母親土地的懷抱；何況我曾下過誓言，「如果故鄉在召喚，我將結束遊子的生涯。」而如果祖國人民需要，又何以遲疑拿出青春與生命？

固然良田貧脊了，芭蕉地荒蕪了，舊日的歡顏也四分五裂了。然而，弟弟在鉄窗里，妹妹拐着腳奔波，想來昔日的嬉戲兒童們也都長成了。呵！我將看到疾風中的勁草，看到枯樹下的綠苗；這該是故鄉的最好禮物呀。

山風益加虎虎地吹刮，整排的膠樹也拉起長嘯。山幼（土字旁）里是誰個燃起篝火？那是八年前我們常到的地方。紅光映遍了整個的鄉村，划破這寂寞的夜。想來該是年青的鄉友們，不甘苦悶，又點燃理想的熾火，喊出久抑的不平的心聲！

啊！闊別的故鄉確在召喚，苦難的人民已在淒楚中跳動。大地也將要翻身。

啊！故鄉，接受你的兒女親吻吧，我將在此和着那，火，燃起烈焰，溫照你的心懷。

八年前，你讓我背起行囊；今后，我要在烽火中投進你的懷抱！



# 還鄉

## 朝暉

啊！八年的心思，八年的惦記！如今，天涯海角，我何處尋覓爹娘？

而我終於找到李叔。他搖頭嘆息，滿懷憂慮地說：

「世道混濁，天災人禍。倘若世界還有公理，蒼天能夠睜眼，百姓便可以吐幾口冤氣，講幾句話了。」

「自從你離開這兒，這掌來大的村莊，可雞犬不寧了。抽兵加稅，連骨頭都剝光去了。一批流氓雜種被遣來這里棲息「改造」，鬧得刀光劍影，到處是鬼哭神號。」

「你弟弟在工會里被捕了，你妹妹在一次遊行中掛了彩，現在跛着腳，仍然奔波替大家做事。你父母可在貧病交加下，離棄了世間，那芭蕉地却被茅草吞沒了。」

「你回來了，可就好啦。我就說這個世界要靠你們年青人呀；否則讓這樣乾坤顛倒下去，受苦的還不是我們老百姓？該幫幫你妹妹工作，一起努力吧！」

(三)

夕陽西沉，晚風肆肆地聒絮。在黝黑的山城裡，我只看到遠處閃着搖幌的燈光。幾處疏疏散散的房屋，也搖搖欲墜。我的心更加黯然而了。

夕陽西沉，晚風肆肆地聒絮。在黝黑的山城裡，我只看到遠處閃着搖幌的燈光。幾處疏疏散散的房屋，也搖搖欲墜。我的心更加黯然而了。

夕陽西沉，晚風肆肆地聒絮。在黝黑的山城裡，我只看到遠處閃着搖幌的燈光。幾處疏疏散散的房屋，也搖搖欲墜。我的心更加黯然而了。

夕陽西沉，晚風肆肆地聒絮。在黝黑的山城裡，我只看到遠處閃着搖幌的燈光。幾處疏疏散散的房屋，也搖搖欲墜。我的心更加黯然而了。

夕陽西沉，晚風肆肆地聒絮。在黝黑的山城裡，我只看到遠處閃着搖幌的燈光。幾處疏疏散散的房屋，也搖搖欲墜。我的心更加黯然而了。



# 估「新詩月報」

—金不換—

洛方在「浪花」第廿期中曾評論過「新詩月報」，指出它是「為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反動勢力服務，宣傳階級調和、粉飾昇平、散播黃色思想、吟風弄月、麻痺青年讀者的斗志就是它的『神聖』任務。」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點破了杜紅、周燦、鍾祺、苗芒之流的鬼臉，使這批蹲踞在文攤上黑暗角落的牛鬼蛇神無法遁形。然而，對於「新詩月報」這一派黑幫人物所搞的黑旗刊物底專文批判和鞭撻，據我所知似乎還未曾有過（筆者見聞所限，如有錯誤、容後更正）。

「新詩月報」出版迄今已有好幾期了，有幸得很，蒙朋友以「新詩月報」幾期見寄；拜讀之餘，領教了這批牛鬼蛇神的腐朽不堪的「文采」，也洞悉了此輩的伎倆。以我看「新詩月報」，不過是一批大大小小的鴉片烟姐在星洲夜蘭勿刺擺起的一個文攤，借文藝來宣淫，大染播思想上的麻瘋菌，幹起自賣與兼賣人的勾當吧了。嬌聲發嗲，扭扭妮妮，是其「拉客」的手法。然而，他們靠的是黑暗勢力，確是權門座上的清客，官府門庭的供衛，文多唯美，詩必肉麻，蓋志在阿堵也；忽而慷慨激昂，裝出苦相，大叫大嚷越南戰爭的慘慘悽悽，以示并非汚流中的一伙。可是，這種騰躍跳跟、唏噓啾啾的把戲，不過是一撮幽靈在黑夜里低咽，到底明明白白的顯出了原相：叭兒和輿臺！

爲了更好地批判「新詩月報」，今以該報第八期爲反面教材，摘引他們的文字，加以批駁。

在對待越南戰爭問題上，「新詩月報」派的詩人鍾祺、阮文采等人費了不少的氣力。爲了怕別人指他們是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幫閑，便在「編者的話」里盡力吹噓自己，說什麼「我們對不義之戰的詛咒，對侵略者的譴責，對於眼前的形形色色，能夠不愛憎分明嗎？」他們可真的是「愛憎分明」嗎？只要分析他們的詩作的思想，便可以明白了。那麼，思想又是什麼呢？是作品中所反映與所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我們從作品的思想可以看出作者的階級立場，是憎惡或者玩賞，是擁護或者反對，是着眼現實中的主要矛盾還是瑣細無關緊要的矛盾；而這個矛盾的解決是新的戰勝舊的呢，還是爲舊的吹拍鼓吹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必定抱着某一種態度，某一種立場，「中立」是騙人的。鍾祺、秦西門、阮文采等人在他們的詩作中，不諱責美帝國主義兵佔越南的血腥的罪行，反而代侵略者文過飾非，惡毒地混淆了正義與非正義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爭的性質，把侵略者與被侵略者同等齊觀。他們渲染戰爭的恐怖性和誇大淒涼的場面，認爲反抗無益，「逃亦不能逃」，因爲「彈片落在身邊了」（阮文采：「母與子」），坐以待斃是上策。對待美帝國主義的狂轟濫炸，血腥的屠殺，以「新詩月報」派詩人看來，最好是放下武器，抹脂打扮，送上門去，聽候宰割，說什麼「用戰爭消滅戰爭，這道理叫人難懂」（秦西門：「戰火篇」），

誣蔑以人民戰爭這武器去消滅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猖狂進攻的英明論斷，鍾祺還爲一個死去的美國傀儡兵小提帕大做輓歌（「美國的母親」），如喪考妣，好不淒愴！他還進一步粉飾美國獸兵的嗜血成性的本性，說他在未「槍終正寢」之前，想做一個「爲人類做出最偉大的貢獻」的科學家，想做一個「爲貧苦的同胞們創造福澤」的醫生，想做一個「寫出人類爲和平而奮鬥的史詩」的詩人，「到北京的故宮去觀光」的和平天使，這是何等荒謬絕倫！在這裡，鍾祺暴露了他思想上的癌症：顛倒黑白，甘心充當一切反動派的幫兇和幫閑！「新詩月報」派詩人，雖然挖空心思爲美帝國主義惡魔臉上貼金，吹噓美國國土上是「笙弦交織，黃金美玉建築衝衝」（秦西門：「戰火篇」），然而，美帝國主義的眞面已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面前暴露無遺了，縱令「新詩月報」派詩人有生花妙筆，舌粲蓮花，亦無法爲它文過掩蓋了。那麼，「新詩月報」派詩人分明的愛憎是什麼呢？直白說來，他們愛的是美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派懷着無比刻骨仇恨的感情。

對於青年們的「狂歌熱舞」，「新詩月報」派詩人忽然搖身一變而成爲道德家，苦口婆心勸青年人「明辨是非」，「希望那些瀕臨墮落深淵而不自覺的人能夠反省」。「反省」的辦法是「兩個警察」帶他們（或她們吧）「到警察局去解釋」，「開始覺得自己的無知」，於是團圓大吉，功德圓滿。不能「反省」的青年人，還是繼續去大跳「阿哥哥」、去「擁抱呀」、「接吻呀」，讓我們的詩人再寫「你有阿哥哥」的詩篇。但向弱者叨嘮不已，不向萬惡的社會發一石一矢，這就是「新詩月報」派詩人的「特色」。眼前的現實例子很多，不再一一指出了。

夠了，不再多寫了。「新詩月報」是什麼貨色，只要有眼光的讀者就會一目了然。最有趣的是杜紅，他突然大罵起狗來；名詩棄之可惜，謹錄全文：

「不分清路與盜賊——只要衣衫襤褸，行跡可疑：吠！不管是同類或異敵——只要可以吃的，哪怕是自相殘殺：搶！，戰鬥沒有輕重，武器只有一種——張開大咀吧：咬！」

這『吠、搶、咬』不正是狗的三態嗎？就因爲有這種「特色」，所以狗種能綿綿不盡，「絕無天亡的危險」。這和杜紅、鍾祺、周燦、苗芒、李霖、柳北岸、常夫諸公的面譜加以比較一下，確也是一幅自畫像或群圖。如果將這狗的形象製成招牌或徽章，掛在「新詩月報社」的門口，或者佩帶胸前，在「天明以前，死亡以前」，招搖過市，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我相信「新詩月報」諸是公「能克服困難，戰勝阻礙」的！



# 歡迎你呀，朋友！

· 江 松 ·

歡迎你呀，朋友！  
投進我們的隊伍！  
用不着黃金  
用不着虛偽的笑臉  
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條件  
歡迎你呀，朋友  
投進我們的隊伍！  
一雙勞動的手  
一個堅定的思想  
一顆向祖國的心  
歡迎你呀，朋友  
投進我們的隊伍！  
別再低頭  
別再沉默  
回答我們啊！  
我們已經伸開了雙手  
祖國的呼喚已傳遍了大地  
歡迎你呀，朋友

投進我們的隊伍！  
如果你是冷冰冰的雪  
我們給你火的熱情  
如果你是軟弱的鐵  
我們給你鋼的堅強  
你要是沒有勇氣啊  
鬥爭會使你變得更勇敢！  
歡迎你呀，朋友  
投進我們的隊伍！  
你還等待什麼呢？  
幸福會丟給你一個媚眼嗎？  
自由會解開它身上的  
鐵鍊來找你嗎？  
快來吧  
爲了隊伍更壯  
爲了力量更強  
投進我們的隊伍來吧  
歡迎你呀，朋友！

## 「提防惡狗」

王武

小時曾被惡狗狠狠咬過，傷疤猶在，因此非常討厭狗。

每當看見不少富有人家的大鐵門上掛着一小塊用華英文字寫着的扁牌：「提防惡狗」，心里不由憤然。

狗的種類繁多，要而言之，在本邦常見的有哈巴狗，狼狗，家狗等等。

人有人性，狗有狗性。

狗的特性之一，是嗅覺靈敏、行動靈敏、聽覺靈敏。這是狗兒的本色。

狗的特性之二，是善於向主子搖尾乞憐，但對外人却抱着敵意，兇暴以待。「狗眼看人」即狗們的拿手把戲。

狗兒往往比主子還兇惡，殘暴可怕，這除了要博得主子的嘉獎恩賜外，也是狗性的一種特徵。

狗無好壞之分，却有忠不忠於主子之別。

凡狗對陌生人必嗥狂吠，乃向主子效忠邀功的表現之一，那些見外人吠不吠，伺機突出，令對方措手不及，饜予對方尖牙利齒的滋味，即所謂「咬狗不吠」也。有些狗見陌生人頗爲馴良溫文，不吠亦不咬者，大抵已染上多少「人性化」，主子大多對牠不滿的多，因此只把牠看作收拾臟菜殘羹的工具，與那些每日享受牛肉燉飯的全類是不可同日而語；有的主子還候機把牠宰了，或送人烹煮了事。偶而也有狗主槍殺自己所豢養的狗——蓋因狗性猛

變，一發不可指使，連狗主也咬的原故！反正狗兒多的是！

我們平時在報上看到的「狗明星」之類的狗小姐、狗太太，那是狗類的天才，牠們既會在人類面前表演、做戲，搶盡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的風頭，再則又替主子撈回大把鈔票，真是難能可貴。至於「太空狗」更是狗中之「聖」，在狗的歷史上留下值得大書特書的光榮一頁！

侍奉狗最周到，最講究藝術和衛生者莫過於洋大人和高等人家。洋太太洋小姐和狗兒同床共寢，替狗兒沖涼，玩耍的那股勁兒，雖然我們的全胞很少學到這門功夫，但高等人家可以特製狗床，請阿嬭專門蒸煮狗食，出門人狗同坐大型汽車兜風，實在已尾追洋大人的精湛藝術哩！

君不見報上經常出現所謂「愛護動物協會」的新聞麼？這批高貴的太太小姐們極力提倡愛護動物，愛護狗；不可虐待動物、不可虐待狗，那股熱情和慈心，理應獲得「諾貝爾」獎金才是！

狗兒一旦得不到主子的青睞，那淒涼的情景確實令人鼻酸：整天流蕩街頭，與野狗同羣，尋覓大道小巷的冷飯餘骨，舐食野糞污穢，還經常被小孩趕逐，威風頓失；不過有時爲了在母狗面前逞威風，不惜與「全族」咬得「天翻地旋」，狗性大抵如此。故說除了岸上的狗大抵可以猛打之外，連「落水狗」也不可憐憫，——特別是那會咬人的惡狗。因爲爬上岸的狗，依然會逞兇作惡哩！

狗兒相遇時或會怒目相向，或會相親，或會相咬；如隔河相吠，對岸相罵，已是新時代的精彩表演！

# 新 仇 舊 恨

· 華 鋒 ·

翠綠的海洋隨風翻騰。這邊是一望無際的膠林，多是新開闢的；緊靠着膠林的這一邊是茂密的森林。

這些新闢的膠林，除了那邊一大片是屬於大園坵的外，緊靠森林這邊的都是一些小園主或是勤儉工作一生的人們擁有的；每段地是八依葛。這些小地主們多是請就一個工人，讓他住在那里打理，所以這麼大片地就只住着三幾個人。在南面那段地，住着一個老頭子；西北面也住着一個老頭子；在北面緊靠着森林邊上，用樹皮蓋的屋子里，住着一個老婦，五十多六十歲的年紀；其他的芭地就沒有人了。

在森林里，除了各種筆直粗大的木材外，各類動物也不少，如：鷹、鸚鵡及各種鳥類，山豬、山羊、鹿、狐、猴、大象，甚至大黑熊，這些動物經常於夜間，偶而白天也走出森林，到膠園來尋食。這蒼翠的森林曾經是無數英勇的志士奮戰過的場所。在森林深處，不！可能就在這片新闢的膠林里，甚至可能在這屋子的地方，曾經有過多少年代以來，被枯葉野花草掩蓋着，消失了的血跡。就在這屋子右前方幾十米遠，本來是密密的長滿小樹和雜草的山溝里，在那清澈的小溪邊，有一個不到一人高的泥堆，據說是一位，可能不止一位無名英雄的墓地，這里的人，誰也不願鋤挖它，讓它留在那里，以代表在這里犧牲的所有無名英雄英靈所在。

我的到來，使北面那個婦女非常高興。因為在這空曠的地方，老遠的都沒有一個人，寂寞是難免的，現在多一個人來住，雖然距離好幾百碼遠，但總是好的。經常黃昏的時候，吃了飯，她就到我這兒來聊天。她是很健談的，生活上的任何一點小事情，都是我們談話的資料，她常常把我沒來以前這里發生的事告訴我。

「你看！那棵波蘿樹是給大象折斷的，」她指着屋角一棵從三尺來高處折斷了的波蘿樹說，「那棵樹膠樹也是，那棵也是……。」

還有那一個白天，她正要工作，從森林跑出一隻黑熊來，吓得她跑到老遠去放鞭炮，把牠趕走；又那一個晚上大象跑到她的屋角去拔她的甘蔗，她深怕大象沖進那不堪一擊的樹皮屋，而使她一整夜不敢安睡啦……。

有一個節日，我見她沒有回家，就問她道：「老大娘，大日子怎麼不回家呀？」她神色黯然的說

，「我哪來的家？」我奇怪的問；「那……，你的兒子呢？」這一問，激起了她無限的辛酸，老淚縱橫的說：「我兒子早就死了。」

× × × ×

啊！勤勞的老大娘，真想不到平凡的你，也有這麼一篇血淚史呀！

二十多三十年前你和丈夫，就到膠園來工作，就是那邊那個大園坵，風里雨里夫婦倆勤奮的工作，才勉強渡日，誰知太平洋翻起萬丈浪濤。一九四一年太平洋砲聲雷响，戰火燒到馬來亞來。當時，自以為是天子之驕，以馬來亞總管自居，「嚴陣以待」的「不落日國」「英雄」們，挨了幾個炸彈，就捲起「不落日國」旗跳跑了。老板也跑了，園坵沒人管，鬼子兵來了，房屋被燒毀，許多工人倒在血泊中。

往後三年八個月苦難歲月里，你可敬的丈夫，爲了祖國和人民的自由與光明，勇敢的宣揚真理，激起怒潮，傾瀉憤怒；後來更堅決的背起槍桿，走進森林，翻山越嶺的打擊着敵人，在峯巒起伏的森林里、在膠林里，到處印上了戰士的脚印，就在眼前這片森林里，你丈夫射出燃燒着仇恨的子彈，射穿了敵人的胸膛。

彈雨橫飛，槍聲起伏，血的戰鬥，膏藥旗終於倒下來了。人民歡呼抗戰戰士的勝利，歡呼和平曙光的到來，你丈夫也走出森林，回到你的身邊，大家都以為可以過安靜的日子，慶賀光明的未來；誰知道狗去猴子來，三年八個月不見鬼影的「不落日國」好漢們，却以「英雄」的姿態，「列白列」的闖了進來。無數曾經爲祖國的自由與光明浴血奮戰的英雄們，悄悄的被殺害，被囚禁，被驅逐。

烏雲沒有散，自由與光明被囚禁，戰鬥的果實被掠奪。終於戰火再度燃燒在祖國的土地，更多的志士，策二次拿起槍桿，爲奪回被掠奪的果實，爲祖國的自由，走進那熟悉的森林。就在那恐怖瀾漫的年月里，由於叛徒的出賣，你可敬的丈夫，被魔鬼從你身邊，連全幾十個可敬的人們一起抓去了。

這是晴天霹靂！你奔走、號叫、哭泣。經過多日的奔走，才被允許在魔窖中，見到你那可敬的丈夫。酷刑和折磨使他變了人形；但春風關不住，銬鎖鎖不住戰士的心，他目光還是那麼明亮，聲音是那麼堅定，他叮囑你，千萬要記住這筆仇，要好好的養育兒女們。

近三年的歲月過去了，殘暴的魔鬼得不到什麼，露出猙獰的面目，伸出魔爪把不屈的戰士殺害了。魔鬼不讓你見親人最後一面，甚至不讓你知道任何消息，不讓你祭祀英雄的英靈。從此你以淚洗臉，奔波於生活的戰場，撫養兒女。

兒子長大了，他不愧為他父親的好兒子、祖國的好兒子，再也捺不住憤怒的火焰，爲了復仇——爲父親，爲千千萬萬壯烈犧牲的先烈們復仇，爲了祖國美好幸福的明天，在一天夜里，靜悄悄與兩個青年離開了你，踏上了他父親所走過的路，來到這片他父親戰鬥過的森林。

在膠林里，你幾次見到了你可愛的孩子，你會向他哭訴生活的困苦，你會責罵孩子的不告而別。但孩子千言萬語一句話：要復仇，要向魔鬼索清血債；要自由解放，要向魔鬼奪取。

陰風細雨，戰火遍燃，就在戰鬥的高潮，你再也沒有見到你可愛的孩子。他，爲了真理正義英勇犧牲了。據說與你兒子一起進去的兩個伙伴，一個也犧牲了，另一個受傷後殘廢，最後下落不明。

你流乾了淚水，你不食，你捶胸號叫，從此歡樂與你隔絕，在掙扎中苦渡歲月。

淋漓的鮮血，激起了空前的怒潮，胆怯了的魔鬼，縮進烏龜洞，推出豺狼和狗群，塗上黑臉花臉唱起來：「馬地卡！」「馬地卡！」「馬地卡！」，我們得到了什麼？手铐加上腳鐐，舊日的血債不能提！今日依舊脚下踩。

現在女兒嫁了。老板說：「你老了，該「退休」啦。」喪失了工作，就不能再住下去，必須離開園坵，你悲憤的責問：「爲什麼我該退休？我那點

工作不如人？辛苦工作數十年，養肥了吸血鬼，爲什麼得不到報償？居住這里幾十年，爲什麼不讓我住下去？魔鬼奪去了我的丈夫兒子，我那來親人？沒錢沒屋你們叫我去那里？」

經過奔走央求，才得小園主的開恩，每月幾十元在這兒爲他工作，住宿在這簡陋的樹皮屋里，陪伴着這丈夫兒子及無數英雄們血染的森林，在這里，無數失眠的夜晚，你流淚把他們想。你問：「苦難的日子何時了？幸福何日能到來？」

× × × ×

這血淚訴，我似曾聽過，現在更激起我悲壯豪情，我對她說：「不！老大娘，祖國的槍聲沒有停，你的丈夫兒子沒有死，你聽……他們還在林森里歡笑。驚天動地的樹濤，這不是哀怨的哭泣，這是憤怒的吼聲，是戰鬥的歡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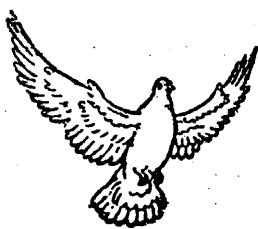
先烈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人們並沒有忘記你的丈夫兒子。看！祖國到處是怒潮，戰旗遍地飄，工人、農民、漁民、學生……一羣羣走出工廠，走上街頭，走進農村，在各個戰場戰鬥。更多的勇士將走你丈夫兒子的路，拾起舊恨，加上新仇，誓把這血債索清，要把狗群豺狼魔鬼全燒光！

終有一天，紅旗飛舞，浪花跳躍，金色的太陽普照大地，人民歡笑，幸福的日子永世長。」

她笑了，興奮快樂的笑了，雖然她說她并不全懂我所說的話兒，但却緊記住了：祖國的槍聲沒有停，丈夫兒子沒有死，幸福的日子必將到來。

「噢！夜了，我要回去了。」說罷，她站起身來，帶着甜蜜的微笑，毫無懼色的，沿着林邊小路，消失在夜色中。

## 老鷹，狐狸，一樣貨色



老鷹的本質，就是兇惡殘酷的。希望牠有一天能改變過來和白鴿一樣，這是對牠的幻想；對老鷹存着幻想的其下場必然悽慘！

老鷹生性兇狠殘暴，當牠餓的時候，只要弱小的，好吃的，牠一定貪婪無厭的一口吞下即使在飽食之后，牠也是會用那骯髒的爪啄，肆意的進行侮辱和吮吸。可是，這種老鷹却是最害怕和痛恨獵人。當英勇的獵人一舉起專打老鷹的鎗，牠馬上發抖，紙老鷹的本質也即刻暴露出來。所以對老鷹

這種禽獸只有用硬，若不幸表示軟弱，則自取滅亡而已。

對骯髒、兇暴，一貫侵略人的老鷹，誰都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牠消滅光。但狡猾、無恥的狐狸，爲了得到老鷹的賞識，竟百般無恥的混淆黑白，顛倒事實，把老鷹的侵略行爲，說成是替天行道，是爲正義。從而妖言惑衆，說老鷹是能給大家帶來幸福和利益，一味的肆意要迷惑獵人的耳目。

其實，獵人的眼睛是最雪亮，耳朵是最敏感，狐狸的無恥謊言誰不識破；牠越是發表高論，越是給大家證明了一件事：就是老鷹被消滅的一天，正是狐狸要踏進棺材的一天。無怪狐狸不得不急着叫老鷹作爸爸！

·硬弓·

# 談黃蜂的「寓言集」

★ 范 揚 ★

最近重讀黃蜂君的「寓言集」後，覺得有些話要說，因此，把它提出來和大家研討一下。

總的看來：這本寓言集的思想傾向是不錯的。一般說，能夠通過比較生動的形象表現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揭露、諷刺、抨擊某些丑惡的或不良的現象，闡明社會鬥爭中的某些有益的經驗教訓，其中有些篇章還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戰鬥性，如「蜂與狼」說明了對凶惡的侵略者決不能畏怕退讓，而應該不怕犧牲，奮勇抵抗；「羊兒的錯誤」說明了不應用膚色或民族作為區分敵友的標準，不同膚色的，各民族的被壓迫者更應該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等等。這方面的內容，和今天「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形勢都有較為密切的聯繫，因而對我們能產生積極的教育作用。

在藝術表現方面，一般能掌握寓言的特色，適當地運用擬人、誇張、對比等等手法，進行揭露，諷刺或說理，收到「言近而旨遠」的效果。語言也相當活潑流暢，鮮明生動。如「自封為“音樂欣賞家”的豬」能抓住豬、麻雀、烏鴉、黃鶯、喜鵲以及牛、馬、羊兒等等的特點，用以比喻生活中各種不同的人，安排得相當妥貼。「詩人與大海」、「沒有作品的“藝術家”」等篇用誇張的筆調，尖銳地嘲諷了脫離生活的「葉公好龍」式的詩人和冒名的所謂「藝術家」，頗為淋漓盡致。「兩條溪水」、「馬和驢子」等篇着重運用了對比的手法，使形象鮮明，主題突出。此外，如「太陽和向日葵」寫得含蓄雋永，富有抒情意味；「老牛和山羊醫生」細致而有分寸，發人深思，都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集子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或可以進一步推敲的地方。

就思想內容來說，個別篇有些不妥或不足之處。如「火穴」，寫「隔“街”觀火」的人，只顧搬自己的東西，結果火勢蔓延到他們的房屋，搶救不及，他們終於成了「在火穴中損失最重的人」。作者的結論是：「要是他們在別人的家着火的時候，趕緊去救火，那麼，自己不是可以避免了一場浩劫嗎？」這實質上是以個人主義來反對個人主義，即「救火是爲了使自己避免一場浩劫」。按照這個邏輯，如果大火確實不會燒到自己頭上的話，這些人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觀了。

其實，在救火的問題上，首先要根據正確原則確定該不該去救，假如是敵人的武庫着火，不但不應該去救，相反，應該拍手稱快。如果是同路人或朋友的房屋着火，當然義不容辭，立即盡力搶救了。在後一種情況下，應該發揚先人後己的精神，不惜犧牲自己來使他人免于浩劫，而不應該是怕大火殃及自己方去救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精神是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的。

又如「猴子、豬和麻雀開批評會」針對對待批

評和自我批評的錯誤態度，加以揭露和嘲諷。猴子、豬和麻雀對待批評都是表面「接受」，實際拒絕，而且在所謂「自我批評」中表揚自己，同時把批評當作「打擊別人」的機會，或者害怕報復而不敢展開批評，批評會結束之後，大家依然故我。

我覺得，作者這樣處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是不妥的，同時會產生消極的後果。我們不否認，在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中，可能產生某些不健康的現象，對這些現象也是可以進行諷刺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這是我們對待諷刺的原則。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人民內部的問題，這方面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是人民內部的缺點。「對於人民內部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和做法。但這篇寓言却把批評會參加者的形象丑化了，不是用「滿腔熱情來說話」，而是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過程中的某些不良現象進行冷諷熱嘲，同時不是在肯定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積極效果的基礎上指出需要改進的地方，促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更健康地開展，而是誇大了缺點，有導致全盤否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危險。雖然寓言開頭也提了一下開批評會的意義，但那是抽象的；實際上在會上猴子輕浮而滑頭，豬對麻雀抱着譏諷和幸災樂禍的態度，而麻雀的結論是「爲了克服我的毛病，那我從此什麼事都不向任何人說就行了。」結果會後一切都照舊。這未免把事情寫得過份消極，甚至是一團糟了。

此外，如「驢子做了官」，顯然是諷刺支配階層中的某些達官貴人的，但偏偏抓住愚蠢這一點，不能很好地暴露這類人物腐朽而又兇殘，惡毒的本質，諷刺和批判是不夠深刻的。當然，在一篇寓言中，通過某一種動物的比擬，要做到全面深刻地揭露批判某一類人的本質是有困難的。這里有體裁的局限，也有作者主觀上認識和處理的問題。

又如「龜的哲學」，內容比較單薄浮淺；而且龜的「安份守己」、「與世無爭」的哲學和它的被人抓去宰掉之間還缺乏有機的、巧妙的聯繫；把「人」當作龜的敵人和對手也顯得不妥貼，缺乏說服力和感染力。

在藝術構思和藝術表現方面，也有些不夠完美的地方。如「愛虛榮的麻雀」前面提到麻雀「聽說狼很喜歡吃美麗的動物」，後面寫「在旁窺伺已久的狼馬上撲過去」，如果中間能適當地添幾筆關於狼如何窺伺并引誘、欺騙麻雀如何由於虛榮心作怪終於中了狼的圈套的描寫，情節可能更充實，前後呼應也會更嚴密。

「一棵椰樹的倒下」如果能適當地寫出椰樹從不驕傲到驕傲的過程，構思可能更完整，意義也會更大些。「羊兒的錯誤」和「自封為“音樂欣賞家”的豬」結尾點出主題或寓意，似乎是蛇足；如果不寫，讀者也完全能體會到，而且更含蓄有味些。「伊索寓言」差不多每個故事後面都附有一個道德教訓，彷彿是點題，或者是結束語，但它未必和故事本身有必然聯繫，有的還比較牽強，大約是後人或編譯者強加上去的，不足為訓，中國先秦寓言有時也用格言式的結論來點出故事所要說明的道理，有時沒有說出，只是單純的暗示。如果故事寫得比較含蓄，讀者一下子未必就能領會它的意思，在結尾適當點一下可能是必要的，但必須避免濫用這種格言式或提示式的結尾。

## 校 奸

— 方 虹 —

歪校長自從當了校長之後，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第一，本校是一間獨立中學，爲了減少開支，歪校長無愧地兼任了教務主任及臨時訓導。第二，以前學生們的學費可以拖到數個月後才一次還清，現在必需按月繳交，否則要嚴厲查辦。第三，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如試驗儀器有損壞，學生們要照價賠償；另外，一切講義費用，也由學生們負責。第四，廢除健康的活動，如常年的敘別晚會與華樂組等，一概禁止；另外却花費巨款組織軍樂隊等等。第五，由於學生人數難以分配，有些班級人數達至六十人一班，當然，這一方面也是爲了經費關係。還有，學生們的英文水準不夠，而且校外的考試都是以英文爲主，故爲了「提高」英文程度，「不得不」將「一些」課本改爲英文本。最好的話，統統改爲英文本才是「識時務者爲俊傑」。想着想着，自以爲十分了不起，正得「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是也。這對，那一幌一幌的頭歪動得更厲害，全身的肉也跟着在跳動，連連「哼，哼」了幾聲。

再者，爲了表示歪校長是一位真正維護華教者，在這一方面，必需有一番作爲才是。於是就發動籌建大禮堂及體育館，成功的話再來個什麼圖書館與科學館……，這些所費結資百萬。然而對校內學生人數年年逐漸減少的問題及程度低落問題，却與歪校長毫無相干。所關心的是如何對付學校裡的「峇臘」。「峇臘」何意？出自何典？難以考究，反正，「峇臘」是不愛校就是，因爲對本人（歪校長時常自稱）時常惡意攻擊，並且反對改換課本，反對獻金，反對獻金於大禮堂及體育館……，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凡此種種，都是校奸。

近來，「峇臘」大活動，居然也分發傳單攻擊本人爲民族敗類，幸好有位「職業教師」幫忙撐腰，爲歪校長壯了不少胆，助了不少威。根據「職業

此外，有個別的篇章，如「資本家、律師與政客」、「一幅“名畫”」，似乎更像雜文而不完全像寓言。因爲寓言可以說是比喻的高級形態，它善于由象征性的形象來表現人類社會的某些人物，關係或道理，上述篇章更多是對現實生活中某些有代表性的現象的直接揭露和批判，較少比喻和象征的意味。尤其是「一幅“名畫”」，可以說是對今天最腐朽的所謂「藝術家」的真實寫照，和現實生活中的猩猩「畫家」之類的絕頂荒唐的現象比起來，還未免有所「遜色」呢！

拉雜地說了一大堆，就此帶住吧。有必要聲明一句：這些意見是不夠全面的；只是希望如黃蜂君在「后記」中所說的：「爲了使我國的文藝園地，百花齊放和產出豐碩的果子」和「動員大家進行剷除毒草和消滅害虫的工作」中，盡一點棉力而已。

教師」的「經驗」，峇臘「最可靠的懷疑」是不獻金於禮堂或是所獻的數目極少者。並且，平時上課靜靜無聲者也是「峇臘」，所謂「無聲狗咬死人」。不然，樣子打扮得樸素點的也是「值得懷疑」，還有，最重要的，「峇臘」是不考L·C·E的，或者對英文毫無興趣的（指英文不及格或有退步），都是「可靠的證據」。因此根據這些，已得到了不少黑名單（？），所以凡是與黑名單有關的人，偶爾犯有過錯，便以「受人唆使」、「糾衆生事」、「破壞校譽」等等罪名加以套入，記大過一個，嚴重的，即予開除。但歪校長並非蠢物，爲了不使自己臭名頂透，就推出一位傀儡訓導來，而一切賞罰大權，還是操縱在歪校長手裡，有時也要「職業教師」做軍事顧問。「訓導處」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然而傀儡訓導也明知賞罰不公，會引起公憤，於是做事情時總是預先聲明一句：「斟酌情形加以處理。」所以事情有不公正時，那是爲了「情況不同」、「校規是有伸縮性的」藉此平息衆怒。

爲了限制「峇臘」們的活動，就以關心學生們的學業爲名，增加下午的所謂補習課，其實只是要學生們回到學校來「靜坐」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補習，這是企圖使「峇臘」們沒有時間在外「聚會」罷了。但事情終是弄巧反拙，反而爲「峇臘」們安排了「群英會」，因爲有下午課，全學們家住遠的不便回家，在學校吃又不合算，於是全學們便聚在一起吃午餐，這一來，驚動了校方，忙分發表格查問學生們午餐的情況，並私下警告聚餐的全學謂這是非法的行動。嗚呼唉哉！嗚呼唉哉！

那麼，到底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愛校呢？也是根據「職業教師」的「經驗」，凡是獻金最多的人，或者「幫忙」學校監視學生們的行動的，和報告消息的人，功勞最大。這種人，才是真正的愛校，雖然這其中有一部分時常呱呱叫，吵吵鬧鬧，打桌子，敲椅子……等，這只不過是他們「頭腦裡的螺絲釘鬆了一些」，他們的心，是「善良」的，所以學校始終是站在這一些人一邊的。

嗚呼！誰是校奸，誰非校奸，大家心裡有數矣！

我

# 當過跟車工人

—曼丹英—

時間剛過早上五點鐘，我就起床了。

大概是由於興奮吧，我昨晚整夜都沒有睡好。怎麼不令我興奮呢，今天是我上工的頭一天啊！高中畢業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畢業就是失業，我離開學校後一直找不到工作。昨天，我的一個朋友介紹我當跟車工人，我滿口答應下來，今天就上工了。失業這麼久，現在有了工作，我怎能不高興呢？雖然這跟車工人不是很理想的職業，一班人也許會看不起我，但我並不輕視體力勞動，好些同學們在失業當中，我做上跟車工人，這比他們幸運得多了。

我洗過澡吃點東西，天已經微亮了，車子也要開啦。這是一輛長途貨車，它來往於杜邊小鎮和貓城之間，早上載着土產到貓城去，下午從貓城載貨品回來。

早上的風很冷，我不得不把扛貨用的布披在肩上，可是我的心是熱的，一個失業者突然找到工作的興奮還支配着我的心，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我肚子要吃飯，工作苦我想是沒有肚餓那麼苦。一個地廣人稀，還沒有得到開發的地區，却有成群的高中畢業生在失業，就是連做跟車工人也不容易，這對現實已經是一個巨大的諷刺，要是連跟車工人也不讓我做下去，我真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形容這社會才好。

貨車開得相當快，路邊的膠林迅速地向後退去，前面的遠山漸漸近了。幾個鐘頭後，我們來到了貓城。貓城的早晨是吵雜的，尤其是我們下貨的這條街，更是熱鬧非凡，因為商店的對面就是貓城的菜市場、豬肉市場和雞市場。市場的背後就是那奔騰的撒拉溫河，河上各種汽輪來來往往，波浪敲打着市場邊的水泥堤牆，發出陣陣聲響，這些聲音增加了這條街的吵雜。我在貓城整整住了六年，我不喜歡貓城的吵雜，但我喜歡撒拉溫河上明亮的陽光，我渴望明亮的陽光普照大地，不但照在撒拉溫河上，也照在大地上的每一個角落。住在街上的時候，我常到菜市場和邊佳崗峇格之間的古色古香的小公園裏去，在石欄上欣賞奔騰的撒拉溫河。在早晨時，我愛看初升的太陽照在撒拉溫河上，可是如今，我沒有閒情來回味那往日的記憶了，我要上貨下貨，貨車要在當天開回杜邊去。

店前停着的貨車很多，大都是長途的，大家都忙着下貨上貨，下了一會，我看見了一個穿着白袖子制服的交通警察走過來，把他那隻不大乾淨的手伸到司機前面，他說：「喂，有錢嗎？借幾塊來買菜。」

司機遲疑了一上，便走到車頭，把駕車執照交給那個穿白袖子制服的人。那人熟練的打開執照，連看也沒有看就交還給司機，然後笑笑對司機說一聲謝謝，便神氣十足地走開了。旁人也許還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把戲，我却清楚地看見那人在打開司機的執照時，從裏面抽出了一張紅紅的鈔票！

我問司機：

「他是你的朋友嗎？」

司機搖搖頭。我問：

「那你為什麼把錢拿給他？」

司機說：

「你看見了？」

我回答說是，他苦笑一下，望了望四周，說：

「這是老虎借豬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不塞錢給他，麻煩是少不了的，少了不行，遇見就要十塊，我們這行飯也不是容易吃得啊！」

司機說完了，不再開口，他只是加緊上貨，把商店送來的貨物疊上去，我也不再出聲了。

上完貨，司機把車開到停車場停下，我們到熟食攤吃飯，我又問起剛才的情形，我說：

「不塞錢給他不行嗎？我們又不犯法。」

司機搖搖頭，沒有出聲，我又靜下來了，可是我心裏頭總覺得不舒服；那穿白衣袖制服的人憑什麼向司機要錢？要是我，我就偏不給，看他又能怎樣？我們默默地吃完飯，再到各有關商店上了些零星的貨，便開車回杜邊了。

車子開到中央醫院附近，司機看看反光鏡，他說：

「今天算是白做一趟生意了。」

我還沒有聽懂他的話，就看見又是一個穿白衣袖制服的人騎電單車抄到我們前面，並用手勢命令我們停車。司機把車停下，那穿白衣袖制服的人說：

「喂，你的車超載你知道嗎？」

超載？這不可能，剛才我們還算過，距離限制重量還有三担多，我正想提醒司機，即聽見司機說：

「今天錢用完了，你家在什麼地方？」

那人從口袋裏抽出一片小紙交給司機就走了。

司機接過小紙，看了一下就把它放在駕駛盤邊的格子裏，開車走了。我想看看那是什麼東西，取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名片，上面寫着：鵬都拉林，英皇道九十四號。××部×××員，列號：三十七。我看完後，把名片放回格子裏。我問司機這是怎麼一回事，司機只說了一句：

「他要錢。」

這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啊？

我當跟車工人半個月了。這半個月來，我們常遇到穿白衣袖制服的人，司機總是忍氣吞聲把錢交給他，我實在看不過眼，但又沒有什麼辦法，心都快要氣炸了。

司機病倒了，車子停駛了將近半個月，我也閒空了，留在家裏幫忙。過了不久，老板請到了一個新司機，我又上工了。這位新司機是一個青年人，年紀約摸二十六七歲，聽說是剛考到五噸禮申的新手。我們照舊來往於杜邊小鎮和貓城之間，把土產運出去，把貨品運進來。

新司機上工的第三天，我們在貓城的大街上下貨，一個穿白衣袖制服的又來了。我看看他的號碼牌，哼，又是列號三十七這混蛋。他照例說：

「喂，有錢嗎？借幾塊錢來買菜。」

他媽的，又來要錢了。新司機不懂這一套把戲，他回答說：

「我和你不相識，你怎麼向我借起錢來？以後到什麼地方去找你要？」

「噢，你和我不相識，那容易得很，等下我們就相識了，你等着瞧吧。」

他記下了車牌的號碼，憤憤地走了。我看着他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心頭一陣爽快。

我們上好貨物，便開車回杜邊去。

我們走到兩里半，一個穿白衣袖制服的人命令我們停下，我定睛一看，原來是剛才討錢不遂的那一個，他在這兒等着我們。這裏是從貓城到杜邊必經之地，我們的車牌又清楚地寫上是杜邊小鎮的車，所以他在這裏等是一定會等到我們的。他說：

「你們的車超重，必須要駛到新碼頭海港局測量部去檢查。」

我們和他吵了起來，後來又再來了兩個穿白衣袖制服的人，在他們恫言要吊銷禮申和牌照的威脅下，我們無可奈何地把車駛到五哩外的海港局測量

部去。

測量的結果，連車帶貨是七點七噸重，距離規定的超重量還有零點三噸。我們滿以為沒事可以走了，那混蛋却叫我們把車上的貨物搬下來，說是要測量車身的重量。這簡直是無理取鬧，我們氣極了，不願搬，但他却威脅我們，說要是不搬就要控告我們藐視交通法令，拒絕接受交通警察的檢查。我們無法可想，只得歎倒霉，花了大半天，才把四噸多的貨物搬下車。測量的結果，車身重三點一噸。我們把貨物重新搬上車後，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了，臨走時，那穿白衣袖制服的人交給司機一張紙，說是車身重量不合規定，限他在一星期內到陸上運輸部去檢查車身。我們恨恨地離開了海港局測量部。

要回杜邊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公路從晚上七點起就實行宵禁，不準車輛通行，我們是絕對無法在七點以前回到杜邊小鎮的，所以只好留在貓城過夜。

第二天，我們回到杜邊，受到了老板的責難。

此後的半個月中，我們又受到了幾次的敲詐和為難，新司機氣極了，辭職不幹。他臨走時曾對我說，他要找那位混蛋算賬。後來，他真的把那個傢伙打傷了，被

抓進監牢關了三個月，我在不久之後也離開了杜邊，來到這赤道邊上的小島。

有關那位新司機的最後消息是這樣的：他刑期滿了以後，被放了出來，過不久便又失蹤了。



## 破 私 立 公

### 大 公

破私立公，是一場脫胎換骨的鬥爭，只有敢于在自己頭腦里大搞一場階級鬥爭，敢于造自己的反，革自己的命，才能把「私」字掃地出門，讓「公」字安家落戶。「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頭腦里的「私」字，是我們思想革命化的大敵，這也和反動的東西一樣，你不斗，就不可能把它消滅。「私」字是幾千年的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毒菌」根深蒂固，要斗倒它，就必須高姿態，高速度地展開鬥爭。不觸及靈魂，不鬥爭，好比在水缸里壓葫蘆，一鬆手它又會冒起來；斗而不

徹底，好比割韭菜，割了一茬它又長一茬。要徹底斗掉「私」字，就要像拔蘿蔔一樣，連根帶梢一起拔。要打殲滅戰，不打擊潰戰；要打積極的進攻戰，不打消極的防禦戰；不僅打外圍戰，更要打攻堅戰；在戰略上要打持久戰，在戰術上要打速決戰。要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短兵相接，刺刀見紅，說斗就斗，說改就改。

要徹底破私立公，必須要打好思想領域里的「人民戰爭」。革命的鬥爭實踐，是破私立公的最好課堂，廣大群眾是幫助自己挖掉私心的最好醫生。

不但要敢于自我批評，而且要歡迎別人批評，多一個人幫助自己，打思想仗就多一分戰鬥力。要在群眾鬥爭的大世界，大風雨里滾上千百萬次，把「私」字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小	學
記	習



# 馬華文學起源二談

· 石田 ·

(前言：筆者曾在「浪花」第十九期發表一篇「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分期的商榷」一文。當時筆者對馬華文學的起點的主張是等待「把地下史料整理出來，才能正式肯定。」祇是前者沒有建設性的意見而已。至於馬華文學的分期，筆者將另撰文加以說明。)

## (一)

關於馬華文學的起點，至今還沒有一種正確的說法。一般上純是憑臆測而來的，沒有堅強的論據，難令人對各種推論，產生信念。另外，有的是對馬華文學本質問題的真相缺乏認識，造成錯誤的觀念；雖盡了努力，還是找不出一個確切的起點。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將所知悉的幾種說法的缺點提出批評。同時，筆者亦在本文中，嘗試提出一種新的意見。當然這不是最後的結論，祇希望能引起文藝工作者的注意，針對這個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集思廣益，探討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對馬華文學發展來說，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筆者為了方便敘述起見，本文第二節所謂的馬華文學是按照一般人的觀念；而第三節所談的馬華文學，是根據筆者自己的觀點，這必須說明的。

## (二)

到目前，給馬華文學下過起點年代的說法很多：有的是一九二二年，有的說是一九二〇年，又有的說是一九三〇年，更有的說是在一八八一年。

鄭子瑜把馬華文學的歷史，追溯得最早，他在「馬華文學的歷史應該遠溯上去」中把馬華文學的起點說是一八八一年。但筆者認為這個時期的文藝是僑民文藝期（或說是華僑文藝）。僑民文藝是馬華文學的前身，可算是馬華文學的過渡時期，不能說是馬華文學。馬華文學的正確形成年代，應是一九四七年間，星洲的「星華文藝協會」主催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座談會以後。

按漢素音在「現代『馬來西亞』(筆者括)華語小說」序文說：「……一九一二年應該是起點(馬華文學的起點——筆者按)，因為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以後廣大的中國人民對那些傳統的東西有了更深一層的覺悟。共和國的建立，開除舊的教育，而進立一個新的，現代的文學。」(註1)漢素音以為馬華文學起點是一九一二年，可是却沒有交待清楚。假如以一九一二年說為馬華新文學的起點，那麼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還沒有發展，怎麼會有馬華新文學呢？如果所指的是舊文學，那麼馬華文學的歷史應追溯上去，不止在一九一二年。她的說法不是以科學與歷史的眼光去探討，不值得我們重視。

方修在他的「馬華新文學史稿」裡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這段時期為馬華新文藝的萌芽期。換句話說，方修把馬華新文學發展起點推為一

九二〇年開始，他的根據是：「一九二〇年起，已經有了不少的白話文章的出現，散見於當時各華文報的一些綜合性副刊，如『叻報』的『文藝』欄，『新國民日報』的『新國民雜誌』等。」(註2)但單憑這一兩家副刊而肯定馬華文學的起點，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況且，作者在該書內所錄的書目——原始材料，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又為什麼推為一九二〇年呢？今年九月方修編的「馬華新文學選集」(小說第一集)，又把萌芽期推到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這無疑是推翻了他在「馬華新文學史稿」中，把一九二〇年確定為起點的說法。他仍企圖以一個報章及其副刊的創刊與新發現的一些雜文學作品，作為馬華新文學的起點，這未免太牽強。

方修提出一九一九年十月初為馬華新文學的起點，筆者以為仍有商榷之處。雖然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也波及到華僑文藝。馬來亞的華僑文藝在形式上也跟着起變化，趨向淺易的白話，揚棄晦澀的文言，出現了自由體詩，話劇等等新文學語體文作品。但在主題上說，仍舊是僑民文藝，而不是馬華文學，或者說缺乏馬華文學應有的獨立性，並沒有揚棄僑民思想或作客觀念。因之，這個時期的文藝不能說是馬華文學，更不能說是馬華文學的起點。直到一九四七年提出「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口號和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論爭後，馬華文學才始從僑民文藝或華僑文藝脫胎，產生一種新的文學——馬華文學，成為馬來亞文學的主要一環，不再是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種說法，以多在「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和「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中，認為馬華文學的起點是在一九三〇年開始；乃以為因九一八事件發生，使馬華文藝界跟着救亡運動而高漲。這是個事實，但這並非能說明馬華新文學的起點是在一九三〇年。雖然方修不能十分明確地說明馬華新文學的起點，至少可以否定有關馬華新文學在一九二〇年以後說為起點的一些猜想：因為在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中，由一九二二年開始，列有許多原始材料的編目，這便是鐵証。

此外，李汝琳亦在「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的座談會中，信口開河地講述「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是在一九三〇年。其論調是極其幼稚和不符合事實的。

上述兩人的說法，可從史料揭穿出他們的破綻。如鄭子瑜說：「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到了一九二五——二七的北伐革命這一段期間內，便應該有馬華文藝(新文藝)的存在。」(註3)這個推測和一九四〇年鐵抗發展「馬華文藝論」的說法，可以反駁一九三〇年之說。

另有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的說法，但都跳不出以九一八事件，使馬華文藝界跟着救亡運動而高漲這一觀念。那時中國全國展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馬來亞的華僑本着傳統的愛國精神，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同時，那時的文藝工作者絕大部份是從中國來的，對本地題材不熟悉，所以寫的大半是中國題材，如鉄抗的「試鍊時代」和「淺間丸船長」，吳天的「傷兵醫院」，金丁的「逃難」，張一倩的「一個日本女間諜」等等，都是中國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中國立場，為中國服務的，因此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七年還是以僑民文藝的姿態出現，不能說是馬華文學，理所當然亦不能把這時期當做馬華文學的起源。

### (三)

以下是筆者提出來的意見，供大家參攷。

首先，我們要肯定什麼是「馬華文學」，就要先說明「馬華」二字的涵義，筆者覺得我們應以歷史的事實，去認識這兩個字。

戰前，「馬華」二字是指：「馬來亞華僑」，它的涵義是一種僑民思想或作客觀念，因此，戰前的華僑文藝，原則是中國文藝的一支流，它的基本任務是要為中國政治服務的，這由於馬來亞民族運動尚未成熟壯大，這時期的文藝，我們祇能把它稱為「華僑文藝」或者是「僑民文藝」沒有條件叫做「馬華文藝」。

馬來亞光復後，本地的華僑開始揚棄僑民思想或作客的觀念，但在二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幾年間，他們還未完全脫下僑民思想的包袱，多少抱着一種作客異鄉的態度，趕不上形勢的要求。一兩位中國名作家如郭沫若和夏衍，也認為馬華作家應有雙重任務：「為馬來亞，全時也要為中國。因為是住在馬來亞，所以應該為馬來亞，因為是中華民族，所以又應該關心中國人民的事業。」（註4）當時的言論，我們不否定它們的存在，我們也應當承認，當時的馬華作家是以馬來亞主人的一份子的立場在寫作。筆者以為「馬華文學」的定義，就是以馬來亞主人一份子的立場在寫作的作品，稱之為「馬華文學」。

上述觀念的最早發生，就是在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新加坡的「星華文藝協會」主催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座談會提出「獨特性」的口號，和在二一九四七——二一九四八年間的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肯定了馬華文藝主要路向，就是馬華作家應以馬來亞主人一份子的立場從事寫作。

當時的歷史背景，馬來亞各族人民經過三年零八個月血的教訓，使到民族運動推向更高潮，各族人民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者的反抗，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史詩。這時，馬來亞的華僑也起了大變動，揚棄了過去一路來的僑民思想或作客觀念，要和其他各民族共全做馬來亞的主人，而非處於僑民的地位。這一現實就反映在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上。該論爭肯定了馬華文學主要路向，固然顯示出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區別。其實，這個論爭也

就是反映出當時馬來亞華人的政治要求。基於這點，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這個轉變清楚告訴我們華族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治要求，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也就是如此先後產生，跟其時代發生密切的關係。從這一個例子，可以證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藝理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的本質根本上就不同。前者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後者是到地的馬來亞文學的一環，和中國文藝脫離了關係，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在馬來亞文壇，扮演一個新的角色。

筆者以為純正的馬華文學，應以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論爭的發生年代二一九四七——二一九四八年說起，換句話說，二一九四七這年是馬華文學誕生的年份；這是符合事實的。讓們應該毫不含糊的從這年把馬華文藝的僑民文藝分開來。在二一九四七年以前是僑民文藝，以後的才是馬華文藝。因此，馬華文學的歷史應從這年寫起。

筆者大胆嘗試把馬華文學起點年代說成二一九四七年，會不會把馬華文學豐富的内容闖割了呢？不會的，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合理的簡化。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過去的文藝呢？上面已說過，過去的文藝我們可稱為僑民文藝或華僑文藝。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僑民文藝是馬華文學的前身。因此，我們可以把僑民文藝當作馬華文學史前史來寫；這樣仍舊可完整保存我們的文學，同時，我們可以合理和確切的把馬華文學史簡化。我們把二一九四七這年肯定為馬華文學的起點，若要現在撰寫馬華文學史條件是夠成熟了。至於前一段文藝期即僑民文藝期，可待把地下史料發掘整理出來，才補遺上去，未嘗不可。

反過來說，我們不但沒有把馬華文學做不合理的割裂，反而使複雜的馬華文學史明朗化。在目前，馬華文藝界，對史料下過最大功夫的方修，仍然對起點問題抱着摸稜兩可的態度。他在「馬華新文學史稿」中把文學的起點說是一九二〇年，近日又在「馬華新文學選集」（小說第一集）編后話裡說是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九年是否為馬華文學的起點，從他的觀點來說還必須商榷，本文第二節中所敘說的幾種關於馬華文學起源的說法都不對，這些僅不過是僑民文藝期的幾個特點罷了，不能視為馬華文學的真正起點。

註1：參見漢素音「現代『馬來西亞』（筆者括）華語小說」代序（INTRODUCTION）

李星可編譯——英文本

註2：參見「馬華新文學史稿」緒言  
方修著

註3：參見「鄭子瑜選集」第283—284頁  
鄭子瑜著

註4：參見「避席集」第19頁  
方修著



#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九)

— 橡夫 —

(接上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印尼是印尼人民組織起來與頑強的荷蘭殖民主義者展開大搏鬥的時代，作為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阿南達并未放棄對這個偉大歷史時代的描寫，他不僅寫出了這個動蕩社會的面貌，而且反映了許多民族獨立解放戰爭可歌可泣的故事。「革命的火花」，「游擊隊的家庭」，「追捕」，「黎明」短篇小說集等都是屬於這類題材的作品。

「革命的火花」是一部大多數以獨立戰爭為題材的短篇小說集；裏面有描寫參加祖國獨立戰爭青年戰士殘廢退伍回來後感到痛苦的「徬徨」，有描寫獨立戰爭時孩子們受盡飢餓與疾病打擊情況的「時代」，也有描寫監牢里種種不人道待遇的「同獄中的伙伴」……。

「追捕」是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天一夜里，內容敘述兩位抗日軍領袖起義失敗，逃亡別處。當他們被日本軍發現而加以逮捕時，忽然傳來日軍投降的消息，於是兩人重新獲得自由。阿南達在這本書里塑造了勇敢堅強人民領袖的形象，刻劃了出賣未來女壻以追求個人利益村長的卑劣行徑，也刻劃了意志薄弱的游擊戰士叛徒……。

「游擊隊的家庭」則描寫一位三輪車夫，如何變成一位游擊隊領袖，并忍痛殺死了參加荷軍的父親，最後被敵人逮捕而光榮捐軀的壯烈故事。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故事，是千百萬印尼人民在血的教訓中起來堅決反抗殖民主義者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

至於「黎明」是一部短篇小說集，裡頭所收集的小說大多是描寫獨立革命時所發生的故事。「普羅拉的故事」也是一部優秀的短篇小說集，裡頭的小說大多反映作者本身家鄉普羅拉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情況。「不是夜市」描寫作者父親在故鄉遇難

的情形，而「椰城的故事」這部短篇小說集則把獨立前後椰城的社會百態刻劃出來。

阿南達的語言是口語化的，故事逼真動人，所以深受讀者歡迎。

除了創作之外，阿南達也擅長翻譯。他的譯作有托爾斯泰的「回到你所愛的」和「奇怪的墳場小道」，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斯坦培的「老鼠與人」，高爾基的「母親」和魯迅的「狂人日記」等。

是的，我們應該承認，阿南達是印尼近代優秀的，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傑出作家！

## 文藝批評家——雅新

在近代印尼文藝批評史上，無疑的雅新佔有光輝的一席。他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文學史料的整理等幾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

一九一七年雅新誕生於蘇島。一九三九年荷印中學畢業之後，曾當過半年縣府的練習生，之後便在「圖書出版局」工作。日本投降後曾任「五大」雜誌編輯，一九五三年在印尼大學任現代文學講師，五八年赴耶魯大學選修歐美文學，回國後從事著作及整理印尼新文學史。

從一九一四年起雅新便開始寫文藝批評了。他的著作相當豐富，計有：

(一) 詩人的工具與他的區域 (TIFA PENYAER DAN DAERAH-NYA)

(二) 印尼現代文學作品論文集 (KESUSASTERAAN INDONESIA MODEN DALAM KRITIK DAN ESSAY)

(三) 四五年代行列的先鋒 (PELOPOR ANGKATAN 45, CHAIRIL ANWAR)

(四) 祖國的回聲 (GEMA TANAH AYER)

(五) 日本佔領的印尼文學 (KESUSASTERAAN INDONESIA DI-MASA JEPANG)

(六) 分析 (ANALISA)

「詩人的工具與他的區域」是一本文藝理論專著，多取材自荷文，對印尼文學青年有頗大影響力。「印尼現代文學作品論文集」是他對文學作品的評論，裡頭收集了他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二年的作品。「四五年代行列的先鋒……凱里爾、安哇」是一部研究凱里爾生平與作品的專著。凱里爾生平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與攻擊，待至雅新才對凱里爾的生平與作品加以研究，並肯定了凱里爾對印尼新文學的貢獻與作為四五年代行列先驅的地位。在「祖國的回聲」里他收集了一些日本時期的文藝作品，而「日本佔領時期的印尼文學」則介紹了日本時期印尼文學的概況，這兩部書對研究日本時期的印尼文學都有參攷價值。「分析」是他最近的文學評論，裡頭收集了十多篇對五十年代作家作品分析與評論。

雅新不是一位天才，是一位值得人們學習、勤奮而又嚴肅的文藝批評家！

## (乙) 四五年代行列的特色與貢獻

「四五年代行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文學團體。這個文學行列裡的作家，大多飽受戰火的洗禮，日本投降之後，印尼國內緊跟著又爆發了革命獨立戰爭。在這種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當然深切地影響了這個文學行列。

文學是社會的反映，「四五年代行列」的作家們，大多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社會面貌。於是我們看到了許多反映革命獨立戰爭的作品，如凱里爾、安哇一部份的詩，宋達尼的「短笛」，阿南達的「游

擊隊的家庭」、「追捕」、「革命的火花」等。有則些反映了這個動蕩時期里印尼人民的悲慘生活。如宋達尼的「天上有星星」，「不幸的人們」，阿南達的「被摧殘的人們」，「普羅拉的故事」，「椰城的故事」等。有些作品則反映了人們在這個動蕩不安社會裡徬徨的心情，如尼里爾一部份的詩，阿斯魯沙尼的詩，以及阿赫迪亞特的「無神論者」的主角哈山等。有些作家在這個大時代裡犧牲了，成為時代苦悶的象徵，凱里爾安哇便是其中一位。有些作家本身對這個時代還有所猶疑，對現實人生感到徬徨不安，阿斯魯沙尼可說是代表。然而也有些作家毅然接受了這個大時代的考驗。從殘酷的現實中踏着堅強的步伐前進，阿南達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

「四五年代」的作家，不僅在創作內容上突破了「廿年代行列」以舊式婚姻悲劇為主題，和新作家行列的局限於印尼國內情況，他們踏着現實主義的道路，反映了廣泛的印尼社會，而且放眼世界，開始把印尼文學與世界文學發展的步伐聯結起來，使印尼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

在創作形式上，凱里爾的新詩用了更加自由的形式，充分擺脫了舊詩的影響，創造了新穎的新詩語言，他所用的語言，是那樣的簡潔明確，流露出強烈的詩人感情。這種簡潔有力、意思明確的語言，使新詩的發展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在其他的文學創作方面，作者們也大多擺脫了慣於在作品嵌入舊詩的習慣，盡量應用口語化的語言來創作。

概而言之，印尼的新文學運動自二十年代行列開始，經歷了新作家行列與四五年代行列之後，基本上已擺脫了舊文學的影響。雖然不免還有一小部份的作家，躲在象牙塔里寫些僅為發洩個人情感的作品，但「四五年代」的作家已邁向現實主義的道路了！

(完)

# 膠園吼聲



……毛孩

灼熱的太陽已從屋頂越過，東面門口早已出現了一片暗黑的屋影，剛吃了午餐的小華抱着幼小的妹妹坐在門檻上盼着爸回來吃飯。小華感到爸近來似乎是在忙些什麼，有時連飯也沒有回家吃，他那清瘦的臉孔兩隻眼睛不時閃着炯炯的光芒。小華問媽，媽說：「你爸爸正在搞工會與「鬼佬」斗呢！」

「小華，把妹妹抱給我，你去看看亞英病好了些嗎？昨天你二姨帶來的洋桃你就拿兩粒給亞英。」小華的媽用破布擦着濕淋淋的雙手從厨房里出來吩咐道。

小華將妹妹交給媽後就拿着洋桃向亞英的家跑去。

亞英的家是在園坵第五排的工人宿舍，與小華的家相隔了三排屋。她今年十三歲，比小華大了兩歲。她爸由於勞碌過度在三年前病死了。現在家里只有媽和一位哥哥亞強。小華的媽和亞英的媽很要好，因此他們倆也就親如姐弟。有時亞英沒有幫媽去割膠，她總是到小華家來幫他照顧妹妹。前天，「鬼佬」帶着狼狗巡園，到亞英媽的「行頭」時，那狗突然兇性大發猛向正在忙着幫媽收膠的亞英撲去。幸虧當時亞英的媽及時抓了一根木柴不顧一切向他打了過去，亞英才免被咬傷，但亞英却被嚇得病了。

小華沿着斜坡跑着。這時大地正籠罩在金色的陽光里。對面小山上「鬼佬」的洋房從碧綠的膠葉的隙縫中閃耀出奪目的光芒。小華邊望着心里邊嘀咕道：「強哥說那是鬼地方，果真有點像是鬼地方！」

「英姐，英姐！」小華一推開虛掩着的亞英的家門就高聲嚷道，

兩眼紅腫、睡眠不足的祥嬌——亞英的媽急忙從房里出來阻止：

「小華，輕聲點，亞英好容易才睡着呢！」

小華笑着伸了伸舌頭，壓低嗓音說：「祥嬌，英姐病好了點嗎？這些洋桃是給英姐的。」說着就把它放在陳舊的方木桌上。

「哎，這怎麼行呢！你拿回去……」

小華一聽說要他把洋桃拿回去，沒等祥嬌說完就一溜煙往外跑，邊回頭高聲回答：「不行，不行，媽說是要給英姐的。」

小華只顧拔腿奔跑，猛不防與迎面而來的人撞個正着，剛要抬頭來看，猛覺自己的腮巴被人狠狠賞了一掌，頓時整個臉孔火辣辣的，兩耳嗡嗡响個不停。

「小雜種，我揍死你……！」來人兇神惡煞地怒喝道。

小華簡直被嚇壞了，直到「來人」——園坵的「甲巴拉」、「鬼佬」的狗腿帶着幾個「馬打」和一個鼠頭獐目的人悻悻然向亞英家走去才清醒過來。「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小華忘了臉上的疼痛心里狐疑着。平時那「狗」仗主子的威勢常到工

人宿舍來作威作福，小華早已司空見慣，但像今天這樣帶着「馬打」「暗牌」大搖大擺而來顯然有點古怪。頃刻，亞英的家門已圍滿了一大群人。小華也正想折回去看個究竟時，突然覺得衣襟被人扯了幾下，回頭一看，呵，是住在隔壁的張老伯，張老伯把他拉到一旁，焦急地悄聲對他說：「快，快到三美的家去通知亞強，說「鬼佬」叫「馬打」來抓他了，叫他快逃！」

小華氣喘吁吁地跑到印度工友三美家來通知亞強，在旁的三美明白了小華的話後，顯得又氣憤又激動。亞強反而顯得極其冷靜，他沉思了片刻就毅然決然地站了起來說道：「我不能逃，逃，那是反動派所求之不得的。」隨即就大踏步向家里走去。小華和三美一時都被楞住了，及想到應勸阻他時，亞強早已消逝在那一排排的工人宿舍中……

深夜，除了遠處偶然傳來了幾聲嗚嗚犬吠聲外，整個山村彷彿死去一般，死寂得怕人；吱吱的虫鳴聲只能加強黑夜的幽深。小華的爸還沒有來回，躺在廳里帆布牀上的小華也一直翻來覆去，無法入睡；一向平靜的心開始蕩漾着從未有過的漣漪。他不明白為什麼熱情勤勞的亞強要坐黑牢，為什麼像「甲巴拉」這樣的人會如此跋扈囂張；為什麼「鬼佬」能夠如斯窮奢極侈，而我們工人終日辛勤勞動生活却這麼困苦淒涼。他想着祥嬌那洋溢着憤恨的哀哭聲，想着「甲巴拉」令人毛骨悚然的的竊笑……驟然一股恐怖的激流向他襲來，他下意識地感到他爸的可能被捕；在一個星期前，那「狗」不也常到他家里來恐嚇他爸嗎？今天逮捕亞強哥，臨走時「牠」不也還對着人群咆哮道：「哼，今天只不過先抓一個而已，凡是煽動工人罷工的，都要抓，統統都要抓！」嗎？小華想呵想呵，心里就越來越怕……

在朦朧中，小華彷彿聽到爸已回來正與媽媽在談話的聲音：

「……以為野蠻逮捕了亞強，殺雞儆猴，我們就怕，哪是妄想……工會堅決按十一大會的決議……。」

過度的困意使小華只能斷斷續續的聽到一些，過後他媽好像是這樣又道：

「……今後的日子可要更艱苦了……！」

翌晨，大地還是一團漆黑時，小華照例被母親在廚房的操作聲吵醒。小華往被窩里縮了縮，心想：爸和媽要去割膠了。俄而，黎明前清寒的空氣又把小華迷迷糊糊地催入睡鄉，直到紅日東昇，屋外人群鼎沸的吵聲才把他喚醒。

這時，屋外正响起了一個宏亮的聲音：

「叔叔嬸嬸們，現在大家都到「烏必」前集會，堅決抗議老板無視我們的合理要求。」

小華趕緊跑到門外去看，一隊隊的人群紛紛向園坵的辦公室湧去。吓，站在前頭拿着布條的不是爸和三美嗎？

突然，陣陣的口號像春雷滾滾而來，震撼了這苦難的山村：

「粉碎吃人的包工制，反對一切不合理的待遇！」

「堅決抗議反動派無理逮捕我工友！」

「打倒外國資本家！」

「工人階級鬥爭勝利萬歲！」

「小華，你要在家看顧妹妹，不許亂跑！」這時小華的媽不知從哪里鑽了出來，吩咐了小華後就急步向隊伍趕去。

# 一個女膠工的

# 日

# 記

· 夢 影 ·

(續上期)

×月×日

秀蘭今天跑來告訴我一個驚人的秘密，就是玉珍懷孕了，這件事無疑是來得太突然了。

秀蘭說她剛才經過玉珍的家門口，聽見玉珍媽在哭鬧，要我陪她一起到玉珍家去看看。

我們帶着不安的心情踏進王家的大門，裏面靜悄悄地，秀蘭納罕地向我瞥一眼，我們急忙輕輕推開門走進去。

只見玉玲坐在椅子上看書，却不見了玉珍的踪影，我感覺到空氣中瀰漫着緊張，那種氣氛使我感覺到暴風雨來臨前的前奏曲。珍媽坐在椅子上，盛怒之後在喘氣，更令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我問玉玲，玉珍在那裏，她紅腫着眼睛無精打彩地向左邊的睡房啾啾咀，我識趣地拉着秀蘭的手就輕快地溜進房裏。

目覩玉珍伏在床上嗚咽哭泣的可憐相，我真不相信兩三個月前那嬌憨，天真的美麗姑娘。今天却變了另一個人。她臉色蒼白，一雙眼睛紅腫得像胡桃，她聽見我們呼喚聲，只抬頭無助地呆了一下之後，又將雙手蒙着眼睛低頭啜泣。

珍媽在廳裏咒罵了一頓之後，忽然沉不住氣，跑進房裏氣洶洶地對玉珍哭罵了幾句之後，就狠狠地把她由床上拖起來，在她頰上摑了幾巴掌。

玉珍蒙着臉嚎啕大哭，我和秀蘭慌了手脚，急忙合力拉住了氣瘋了的珍媽，她老人家氣得身體直打抖，額上的冷汗不斷地冒出來，她哭罵着玉珍丟盡了她王家的臉，她說如果晚上玉珍的爸回來知道了這件事，玉珍一定要捱打的。

慈母的心總是比較軟的，儘管珍媽如何地罵玉珍，但，對於女兒的不幸，她却不能不管，她問我們該怎辦，我建議玉珍趕快和歐利結婚，珍媽點點頭，過後她又為難地說：『人家是頭家仔，會娶一個女膠工做老婆嗎？而且，他的家長——』

我忍耐着激昂的情緒，心平氣和地向她細說：「這是他的責任，他不能不負起。不管他或他的家人是否同意，他對這件事是不能賴的，如他不承認，我們有權把他控上法庭。」

以我幼稚的思想，我總覺得任何犯罪的事，只要鬧上法庭，事情就可以順利解決的。

×月×日

我悄悄地把玉珍懷孕的事告訴威聲，要他去找歐利理論，因為玉珍已對那小白臉提過幾回了，那傢伙只是唯唯諾諾，而玉珍的肚子實在再也隱瞞不住人們雪亮的眼睛了，如果再拖下去，那麼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威聲聽完了我的述敘，只是縐眉頭，一句話也不說，我以為他對這件事情不關心，禁不住沉着氣質問他，是否對玉珍的遭遇無動於衷。

他遲疑地搖搖頭，冷冷地說：「這件事情有點棘手——」

我問他是否怕歐利不承認和玉珍的關係，他點點頭，並說他馬上到市區裏去找歐利。他剛走出房門口，又跑回來拍拍我的肩，溫和地說：「瑞雲，你最近的表現令我高興，我們的夜學班成立已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我會仔細地察看你，瑞雲，你進步了，你的自私已快成爲過去了。」

我興奮地傾聽他的讚美話，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刻，也是我永恆的幸福開端！

×月×日

威聲已問過歐利，他說歐利已答應他回吉隆坡去和他父親商量。可是歐利已經去了數十多天，至今還未回來，我真替玉珍的處境擔心！

玉珍真可憐，這些日子來我見她都是生活在痛苦中，她除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之外，人却越來越消瘦下去，想到她的無知和遭遇，不禁使我想到少女在男權社會中所受到了凌辱。

在膠房裏聽到工友們在談論我們這一個月的膠價又降了兩分，大家叫苦連天，唉，園方對我們也是太苛刻了，工友們雖滿肚子不滿，爲了飯碗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傍晚，在課室裏阿春首先提起這次膠價下降的事，大家似乎都像有魚骨梗在喉間，不吐出來心裏不舒服，這時被阿春一句話提醒，大家都暢快地發言了。

後來商討的結果，工友們推舉威聲和幾個工友當代表，向園方要求只降一分，因為膠價降低，更影响到膠工們的生活。

×月×日

下午威聲和劉雲等人來看我。一進門，我就發現他們今天的臉色有點不對，威聲更是憂悒，他雙

眉緊蹙，神色頹喪，我不禁大吃一驚，意料着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威聲氣忿忿地說：「園方不准許我們開辦夜學班——而且不把學校借給我們。」

這晴天一聲霹靂，我整個人呆住了，說實在的，在這些日子裡，我對教書已發生濃厚的興趣，更何況使許多工友們在工餘時精神有所寄託，不會像以前還未開辦夜學班那樣，每到傍晚就聚賭，或相約到市區裏看電影，狂馬路，不但浪費時間和金錢，有時更因為賭博弄得大打出手。

深一層想，我越覺得我們的夜學班是萬萬不能拉倒的，我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他們，大家都表同意；但，公司方面不把學校借給我們，我們又有什麼辦法開課呢？

想了半天，大家仍找不到一個好的辦法。劉雲第一個頹喪地坐在椅子上。

忽然，威聲站起來，神秘地笑望着我們，喜悅地說：「大家別灰心，我們還有辦法，我們可以在我房裏上課呵！」

大家都嘩然歡呼，孩子們也圍攏來拍掌亂叫，媽怕事地走出來，壓低聲音說：「你們不要太多事，公司知道了是不好玩的。」

×月×日

園方實在太豈有此理了，我們要求提高膠價的事，竟遭到無理的拒絕，而且更將我們的請求視為無理取鬧，還說工友們對這次減薪所採取的抗議，完全是我們夜學班的人所搞出來的鬼。

我們才漸漸明白經理不准我們開辦夜學班的動機，原來是和這次減價有關連的。

早晨在膠園，阿玉無意中竟對我透露了一件秘密，說是歐利已在台北和一位富翁的名媛訂了婚。

我感到無比的忿怒，想到玉珍的處境，我恨不得把那無情無義的歐利生吞活剝，原來他佯說回吉隆坡不過是脫身之計，他早把玉珍摒棄了，而可憐的玉珍還在痴心地等，她怎知道她的美夢早已粉碎了。

我問阿玉這件秘密是聽誰說的，她告訴我，是阿嬌告訴她的，一聽到阿嬌這名字我就不舒服。哼，阿宏的女兒還會是好人嗎？她和「黑狼」的醜聞誰人不曉？

阿玉告訴我，那老秦槍阿宏昨天到經理家去，劉炳棟見到他那筐肥胖的鷄，倒也高興他那份恭孝心，就客客氣氣留他吃了一頓晚飯，傍晚還拿喜餅給他吃，偶然間透露了歐利的秘密。

下午回到膠房，瞥見玉珍那隆起的腹部，我感覺到如果再將事實對她隱瞞，對她確是不利的；不過，要對她言明又如何啓齒呢？玉珍的懦弱，使我害怕她將會受不了這打擊。

阿玉也會告誡我，不好把事實說穿，因為她答應過阿嬌，不把秘密揭穿，這原來是阿宏一手導演的把戲，他叮囑女兒不要把事情張揚出去，這完全是他的人狹窄心地，他對玉珍的不幸，誰都知道她是幸災樂禍的。

×月×日

我把歐利的事向威聲說穿，徵求他的意見，威聲氣黑了臉，眼瞪瞪地望着我，呆着。

他垂頭喪氣，好久都不說一句話。他說，這一件事使他感到內疚，我詢問他是否該把這件秘密告訴玉珍，他搔着頭皮，想了很久，他叫我暫時隱瞞她，他說他要趕到吉隆坡去問明事情的原委再作決定。

可恨的阿玉咀巴叫我守秘密，而她自己却守不住，晚上她跑來告訴我說，她後悔把秘密向玉珍揭穿；但，她說，對玉珍這樣地呆等，她實在是看不下去。

我急得頓腳，明天威聲才要趕去吉隆坡，而這小妮子竟洩漏了秘密，我真擔心會鬧出人命來。

果然阿玉說，玉珍對她透露說要到星洲去墮胎，我不禁大起恐慌，墮胎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而且又是那麼危險，如弄巧成拙，丟了命那一切不是完了嗎？

但，現在夜已深了，媽在催我睡覺，我又不敢跑去威聲的宿舍找他，算了，一切待天明再說吧！

×月×日

昨晚一夜的驟雨，今天不用說是可以休息一天了，凌晨我披衣起來，想到阿玉昨晚那席話，我心裏仍有餘悚，外面的雨已經小了，我看見壁鐘的短針指向五點，外面還黑，我只好跑回床上躺了一會；但，心裏總是感到不安，到了快六點的時候，東方呈顯出魚肚白色，我就急忙帶了把雨傘跑出去。

我繞着濕漉漉的小路走，那路邊的牽牛花帶着水珠，地平線上透出曙光，牽牛花瓣漸漸張開笑臉了，經過一夜風雨的洗濯，它們顯得更清麗、可愛！

忽然，我的視覺觸到一件物體，它在距離我幾碼的橡膠樹下，我猜想這樣大的雨天，有誰會跑到這兒來呢，我走前幾步，看清了前面站着的是個人，而且是個女人，這時我的胆子也就壯起來了。

她背向着我，穿一件綠色碎花布衫，一條寬闊灰藍色陳舊裙子，我覺得這背影實在太熟悉了，就低喚了兩聲，走進她身邊，玉珍像個幽靈似地回過頭來，她那可怕的眼神使我下意识地倒退了幾步，她忽然瞪着我哈哈狂笑，我害怕地尖聲高呼威聲的名字，因為他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宿舍裏。

玉珍驀地停止了笑聲，用陌生恐怖的眼神瞪了我好一會，我叫她的名字，叫她回去休息，不要在這兒呆站，免得着了涼，她好像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一樣，只是瞪着眼睛看那由東方升起的朝靄，我知道她也許正在懷念光明，迎接太陽光。

忽然，她瘋狂般奔過馬路，向蔭暗的膠林裏飛奔，我嚇得喊嘶了喉嚨，才驚動住在附進的『財副』們，那些鬼實在好睡，外面的事情竟一點也不知道，我連哭帶訴地把玉珍剛才的舉動告訴大家，威聲一聽我說玉珍跑進膠園裏，急忙叫大家一起照着我所指的方向分頭去尋找。

找了大概快半個鐘頭，仍不見有玉珍的影子，這時珍媽和王玲也嚎哭着跑來了，王玲神經質地連哭帶跑，她大聲地叫嚷着：「沸瀧潭，沸瀧潭……」

大家才像觸電般，甦醒過來，急忙奔向不遠的「沸瀧潭」去，這時潭邊並沒有人，大家飛奔近前一看，發現潭邊的軟泥陷了好幾塊掉進了水裏，在積水的濕草中留下一雙日本拖鞋，大家全呆住了，珍媽瘋狂地想衝進那碧綠色的水中，大家急忙七手八腳地把她拖住。

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只感到這是一場夢幻，忽然在我眼前一陣水花四濺「撲通」一聲，有人跳進水裏，我還不及喊出聲音來，威聲也就跳了下去。

十五分鐘後，七、八個勇敢的青年才躍出水面，他們沉着臉緩緩游近岸邊，威聲最後一個鑽出水面，他的臉色告訴我，大勢已去，我呆看着地上的拖鞋，想到它的主人，我的淚又開始淌下來。

珍媽站在潭邊，呼天喚地地大叫女兒的名字。

至到傍晚，玉珍的屍體才浮出水面，這一天我們都吃不下飯，威聲早在玉珍跳水後的兩個鐘頭報了警，因此，玉珍的屍體很快地就被黑箱車載到驗屍房去。

×月×日

爲了玉珍的死，全體工友都更堅強地站起來抗議這件事，這是在逸和公司發生的第一次不幸的自殺事件。

今天經理才到，他只是問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就鑽進車子裏想走了。威聲剛好巡園回來，他急忙趕到汽車邊，忿憤地把實事向他說明了。

劉炳棟瞪着威聲，等他一說完，他就咆哮道：「你別想誣蔑他的名譽，歐利會是那種人嗎？——她懷孕，這是她的事，不懂她是跟誰的……她要尋死，誰懂得她……。」

威聲咬着牙，抗議道：「你別袒護他，經理，事實就是真理，歐利自己已承認，你還要替人隱瞞醜史嗎？」

劉炳棟大概看見勢頭有點不好，他就對威聲恍恍惚惚地笑道：「這又關你什麼屁事，難道她的醜史你也有份嗎？——要不然你這樣熱心？」

這一句話無疑地像在威聲頭上投一個炸彈，他暴怒地用力猛抓住他衣領，向他臉部一拳打過去，我見勢頭不對，急忙衝過去拖住他。

劉炳棟撫着那烏青色的肌肉，用盡了骯髒的話把威聲的祖宗八代罵了個夠，才跳上車絕塵而去。

他臨走前還口口聲聲警告威聲，說他不出這口氣，他就不姓劉，大家都明白，今天不是有工友們在場，他一定會回擊威聲的。

我不禁爲威聲的處境擔憂，誰不知道經理是一個心狠手毒的人，他是不會甘休的。

×月×日

真不出我所料，今天下午經理果然帶了幾個警察和一個警長來找威聲了，他們把威聲押到辦公室

，經理就把昨天被毆打的事訴說了一遍，還出示他臉上的傷痕。

這時正好是收工時分，膠工們擁在辦公室的大門口，劉雲、秀蘭和我，都在爲威聲焦急，我木頭似地望着威聲那鎮靜的神態，我急得只是想哭。

劉超第一個走到經理面前，直爽地說：「經理，你憑什麼理由叫他們來捉威聲？」

經理氣洶洶地向他瞪着眼睛，示威地大聲叫道：「哼，理由——他是什麼東西，他打我，我就有權利控告他。」

「難道女膠工的死，公司方面就不用負責任嗎？」威聲冷冷道。

劉炳棟陰笑着走近威聲面前，嬉笑道：「哼，要不是看在這些政府人員的面上，我決不會輕易饒過你的——你別硬，我已報警，你領導工人擾亂本膠園，法律決不會放過你們這班初生之犢的。」

威聲堅決地說：「你不了解工人的生活，你更不懂得他們的痛苦，你看到的只是歡樂，歡樂！」他歇下來，情緒轉得更激動：「你眼中只有名譽，金錢，你沒有經歷過做工人的滋味，工人同是人，難道他們是應該受到鄙視的嗎？經理，難道他們要求漲價一占錢，爭取高一點的薪水，也是犯法的嗎？難道應該天生就是作文盲嗎？難道有錢有勢的少東，就可肆意玩弄女膠工嗎，難道法律是該判我們的抗議爲擾亂，而判你們的胡爲是合理的嗎？」

劉炳棟一萬個沒料到威聲的幾句話，會喚起幾百個工友的熱烈歡呼聲，他故作威嚴地吩咐警察把工友們趕開，但，工友們因爲自己的請求一直不被接納，都把滿肚子的怨恨化成有聲的抗議。

大家高呼着，不漲回原膠價，明天就開始罷工的口號。

警察用盡了辦法，也趕不掉工友們，劉炳棟忿怒得像頭獅子，他忽然拔出身邊手槍，指着衆人說：「如果你們再抗議下去——誰敢再喊出一聲罷工的口號，我槍下是不饒人的。」

威聲第一個大聲提出抗議，他衝到經理面前，企圖想奪取他的手槍，但，已太遲了一步，忽然刺耳的槍聲對準他响了兩下，我眼前一陣昏黑，連喊都來不及喊出來，就向威聲倒下的地方衝了過去。

我只感覺到這件事情是一場幻夢，我不敢置信這是事實，但見，眼前工友和警察糾纏紛亂情景，使我意識到這是事實。

威聲的手臂淌着血，只受了輕傷，但見他咬着牙忍受着疼痛，我禁不住自己的淚水。

劉炳棟給工友們打了幾拳，再也不敢响了，他像隻喪家狗似的，閃閃縮縮地鑽進車子裡。

有七、八個工友被警員押上車，威聲最後一個帶上警車，我走近他身邊撫着他受傷的手臂，說不出話來，我有預感，我知道「法律」將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我不願意他們會屈服。

他抬起頭，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情，激昂地大聲說：「工友們，讓我們爲合理的要求堅決地鬥爭下去！」

(續完)



# 那日子到來的時候

· 李 想 ·

有一天，那日子終於來到，  
我們手上的槍，  
射出最後一顆勝利的子彈。  
於是，在血泊中，  
魔王掙扎着死去。  
那該是多麼愉快的時候啊，  
每個人的心，  
就像要跳出胸腔一樣。

失蹤的人回來了，  
那陰暗的牢房也被打得粉碎，  
老媽媽笑中含着眼淚：  
「兒呀，不見多年，  
你長得更壯健。」  
老爸爸捋着鬍子：  
「這一生總算沒白活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世界換了個模樣，  
人們勞動的活着，  
心中像黃梨一樣甜。  
陽光射進了膠林，礦場，  
爲了祖國，爭取短時間，大貢獻。  
決不讓雙手空閒。

人民集體創造了一張圖畫：——  
東海廣闊的海面上  
有漁光閃耀，  
漁帆片片。  
西面是綠色的膠園，  
間有錫米的銀光如電。  
西北的大平原上，  
到處黃金一片。  
還有南方的門戶，  
車馬人潮喧天。  
這是人民勞動的結晶，  
不是畫家的畫筆所能表現。

當那日子到來的時候啊！  
我要跑上最高的大漢峰，  
把最美麗的祝福，  
獻給祖國偉大的人民

用最親切的呼聲說：  
「偉大的祖國，  
祝你永遠年青，  
永遠前進。」



## 水滴戰歌

勁草

緊鎖的鐵水喉制不住我們邁進的決心！  
從沒有空隙的地方——  
我們擠出了一滴又一滴……  
別輕視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把頑固的石灰地板擊穿！

當我們匯聚到小溝裏，  
我們的信心堅強無比！  
東一條小溝，西一條溝；  
互相支援，互相鼓舞。

結果我們都來到小河懷裏，  
一條條小河都往大海奔流；  
——朝向共同的目標前進！  
海水泛濫時——

我們要沖走大地上一切的廢物，渣滓……  
看我們的伙伴們：  
在埔萊山頭銀光猛瀉，笑聲滔滔；  
尖峰低頭，巨岩讓路……

總有這麼的一天啊——  
我們要在大笑珍海口，  
沖擊起第二次洶湧澎湃的浪花！  
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

那時——  
雷聲滾滾向西逃；  
土地在歡跳，人民在歡跳。  
太陽終於出來了！



# 讀者來信

編輯先生：

在「浪花」二週年紀念特輯裡，發表了不少讀者對「浪花」今後的任務和馬華文藝方向的意見，在「讀者來信」一欄裡，許多讀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和建議，其中大部份都是令人鼓舞的、是有利於我國進步文藝的發展的。但是對唐林君的一些意見，我不敢贊同，不單只是不贊同而已，並且認為對他所提出的意見，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唐林君「不相信文藝工作者是改造社會的領導者」，這反映了他的文藝觀點是不同於無產階級的文藝觀的，換句話說，他所宣揚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其實他這些論調是同什麼「超階級的文藝」、「文藝與政治並行」、「為文藝而文藝」等等謬論是同一個調子的。

對於理論方面，他籠統地說：「理論方面很不錯，然而有些却很現實，」怎樣不現實呢？他如此解釋：「例如十八期關於新型芭蕾舞劇的研討，我看不出對群眾有何重要。現階段甚至再過十年，在我國我敢斷言芭蕾舞都是不普遍的；何況目前連『白毛女』這書都不能看到，暢論這些，豈非像瞎說月球生活嗎？」唐林君的這些濶言，無非是在借題作文章，我想，他所認為「不現實」、「看不出對群眾有何重要」的文章，不單只是他上面所指的那一篇而已，這點讀者們會看得一清二楚的，唐林君自己心裡也有數，因此不用我在這點上多費筆墨的。

看來，唐林君的所謂「反映群眾，深入群眾」，不過是口頭上講講吧了，其實這些漂亮話正是那班自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商、文棍、文奴慣用的俗語。無論如何，不管他們如何巧妙地標榜「現實主義」，或者主張什麼「文藝是文藝、政治是政治」，只要他們宣揚反動奴才思想，或者無政府主義等等腐朽的東西，我們就必須毫不留情地加以抨擊，因為毒草不消除，香花就不可能成長！

巴里梅

編輯先生：

「浪花」既是一個進步的文藝刊物，當然負有教育群眾，團結群眾的光榮任務。自從革新後，「浪花」的理論水準普遍提高了，但是由於這樣，「浪花」竟慢慢轉變成了一本理論刊物，它，可以斷定了，只是一本為知識份子服務的刊物，它大部

份的作品完全不是一個工農群眾或覺悟較低的群眾所要求，所渴望的。

「浪花」已經慢慢脫離廣大的群眾了。雖然有些讀者不斷讚揚「浪花」，但畢竟只是一小部份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者。

我們是熱愛進步刊物的青年，所以，我們不斷向朋友、學生推崇「浪花」。最近，大家都是這樣批評，很多朋友甚至不再買了，他們說：「看不懂，沒有東西看。」編輯先生，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滿懷熱忱，希望看到「浪花」能少登一些理論高深的論文，多登一些符合廣大群眾要求的反映我們人民反帝反殖、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及我國人民生活情況的散文、雜文、特別重要的是小說，小說是最受歡迎的。

一群工友

編輯先生：

浪花可以說是馬華文壇上一份極正派的刊物。

做為一個浪花的讀者，我有一些意見想提出來。

自浪花革新后，刊登的頗多是批評文章，但，並不是批評文章不好，因為，單談批評是不夠的，應該要來一個提拔，因為，有很多學寫作的小伙子，常把一些習作投到一些不正派的刊物去，那麼，於無形中便成爲一個歪派的作者了。所以，我希望浪花編輯者能夠闢一個「習作園地」，好讓一些學寫作者投到浪花去，如果有不正派的文章就給提出評語。這樣，我相信日後，可能會有不少正派的文章作者出現吧！那還怕我們正派文藝沒有作者嗎？

清桂

編輯先生：

一路來，「浪花」都有着很好的進展，然而它也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它沒有讓學校里的學生有機會學習文藝寫作。十五期以前還有這樣的機會，如今它是較積極了，於是學生們也只能看，學習，而不能寫了。

「學生×報」這一個刊物長期以來腐蝕着學生們的思想，近來是越來越糟了，然而由於一來沒有人對它給予揭發和暴露，二來本地的學生刊物又極爲有限，於是一些對寫作有興趣的學生們都把稿投到那兒去，且爲了適應環境，居然也寫出極其無聊甚至反動的內容來，這是令人痛心的事！長期下去，學生們是一定會被他們「奴化」的了。

基於此，我希望貴刊編輯如有可能的話，出版一本學生型的刊物，假如不能，至少也該在貴刊上對我們學生有個交代，如撥出一些欄地給校內學生們學習寫他們所要說的話。

（昔加末）一群學生

## 語文供應社

*Sharikat Pengusahaan Bahasa*

吉隆坡茨廠街門牌一六二號

玲華印務局電話:22465, 83207

*162, Jalan Petaling, Kuala Lumpur*

*No. Telipon: 22465, 83207*

本社忠誠地為各界：—

- ★ 代編各種語文的長期性刊物，尤以馬來語文刊物為最歡迎。
- ★ 代編各種特刊，或專為刊物翻譯部份語文稿件。
- ★ 代編各種馬來語文教材或叢書。
- ★ 兼理語文翻譯工作。

## 浪花出版社

### 出版叢書啓事

為了推廣和普及現實主義文藝，本社定由明年正月出版一系列的叢書，內容包括詩歌，散文，雜文，小說（短篇，中篇，長篇）及文藝評論等。歡迎各地文友惠稿，來稿請逕寄本社收。

### 浪花出版社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 浪花出版社 改組啓事

為了因勢利導起見，本社決定打破成例，實行編輯、發行、廣告三結合，以求工作配合一致。通訊地址為：

1A / 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 浪花出版社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 稿 約

（一）本刊歡迎任何「反映群眾生活和指導群眾生活」的各種體裁文藝作品。

（二）來稿請用橫寫稿紙抄寫。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同意的請先聲明。

（四）來稿如欲退回，請付來寫上姓名地址並貼足郵票的信封。

（五）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來稿發表後，酌奉薄酬，本刊仍有權再度採用出版專集。

（七）來稿請逕寄本社收。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堅 申 印 務 公 司

# JENSON PRESS

**Office**

**ROOM 301, 2nd FLOOR, EAST ASIA BLDG.,**

**17,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2639**

**Factory**

**No. 58, JALAN TERTAMA,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TAMAN LEE YAN LIAN, KUALA LUMPUR.**